

啓定三年

西曆一千九百十八年

第

二

卷

南風

主筆

漢文阮伯卓
越文范瓊

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

南風雜誌第二年上半年目錄攷

〔啓定三年西曆二千九百十八年〕

第七期 〔西正月〕

張數

第八期 〔西二月〕

張數

(社說) 明治之基礎	北坼治水問題	(社說) 吾國興旺之前途	聖論勸循良統一論
十一	十九	六一	六二
(特別記載) 日本在中國之勢力	文學觀摩簡章發表	北坼治水問題(續)	六六
二十一	二十九	七二	
(法律) 自法國保護後之南國憲法(續)	屬於初級審判衙門奉行新律之訓詞	八一	
廿一	記憶錄	八八	
(文學) 法國著名之說部書	(文學) 法國著名之說部書(續)	九十	
廿六	廿九		
(科學) 飛艇(續)	(文苑) 草堂詩集	九四	
卅五	高周臣詩集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廣南奠磐府知府之初政	九九	
卅六	試觀中國之女子	一百	
卅七	新報之出現	百二	
(雜俎) 新律縕譯問題			
卅八			
(軍人小說) 讀小夢書			
四十			
(軍人小說) 紅印子傳(續)			
四四			
(辰談) 歐戰之部	(軍人小說) 藤杖		
五六	一百三		
亞東之部	世界之部	一百七	
國內之部	亞東之部	一百九	
茲期記載頗多暫停暫學野史	國內之部	一百十二	

園內文淵 ······ ······ ······ ······ ······ ······ ······ ······

二百三十四

園內文淵 ······ ······ ······ ······ ······ ······ ······ ······

二百二十

亞東文淵 ······ ······ ······ ······ ······ ······ ······ ······

二百十八

(瓦瓶) 世界文淵 ······ ······ ······ ······ ······ ······ ······

二百十六

(瓦瓶) 雜村 (蘇) ······ ······ ······ ······ ······ ······ ······

二百十四

圓貝常蠶 ······ ······ ······ ······ ······ ······ ······ ······

二百十一

(蘇彤) 純一 (蘇) ······ ······ ······ ······ ······ ······ ······

二百正一

(赫限鑄鍊) 林園計器日鑄 ······ ······ ······ ······ ······ ······

二百正三

(文華) 古今舊文幾 ······ ······ ······ ······ ······ ······ ······

二百正五

(哲學) 當牛兒求坐衣者篇 ······ ······ ······ ······ ······ ······

二百四十一

(文學) 喬齋文學 ······ ······ ······ ······ ······ ······ ······

二百四正

鶴鳴時婦審忤潘門奉旨謀事之臨隨 ······ ······ ······ ······

二百三正

非浪當水問題 (蘇) ······ ······ ······ ······ ······ ······ ······

二百二正

(臧集) 吳園興丑文頭錄 (蘇) ······ ······ ······ ······ ······ ······

二百十正

(臧集) 舟園吳樓外東翁錄 (主義文題錄) ······ ······ ······ ······

百六武

皇土厭寶歸念韻曰 ······ 三百八式

瞬發回京篇非汎

國內文瑞

三百四六

(靈鷲) 世界文瑞 ······ 三百八八

亞歷文瑞

三百四三

六十首韻

東南單

白蘿鮑湘

(靈鷲) 煙帆文瑞

三百四二

(文英) 宴游詩 ······ 三百八六

(來蘇) 單入本育限平

三百四一

諭辭宋文忠言

二百八三

(文英) 聰斐非靈舊集

三百四六

懷劍北遊文答賈夫

二百十八

(文學) 齋賦舉鑑本

三百廿六

懷氣北遊文谷前鑑編

二百廿一

(文英) 聰斐非靈舊集

三百廿四

奉薦 晴朗詩官韻

二百廿八

(文學) 齋賦舉鑑本

三百廿六

晴雲詩南風詩韻

二百廿十

(集鏡) 煙櫛蘇越南香心聯賦蘇南吳越集會

二百戌一

皇 帝 陛 下 御 容

啓定三年春王三月十八日



帝北巡幸河內大學行慶成禮

NGU-DUNG ĐỨC
KHÁI-DỊNH HOÀNG-ĐỀ

THONG.

● 社說

△ 明治之基礎

此篇先由法文起草譯出

(南風)

日本於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倒幕之後。決以新文明之事業爲趨向。於是以『明治』二字紀年。蓋所以表號光明政治於是乎始之之義也。原其意則欲拋棄夫前此已阻礙國中進化局面之曖昧的政治。而爲此後之新政策定其有方向之改革場合之明白的章程。俾得因此而可能於萬國中占自己之地位。我南國則未遽可與日本較。而進化之局面兩國又各異其途。雖然。以我今日政治之情勢觀之。則其間亦有與日本明治以前之情勢相融合者。我國現當新舊之交。舊有之體制。已成過渡。寔有光明的政府爲之主動。行將開闢一新時期。政治也。經濟也。社會也。必然愈日愈發達。苟於此新舊之交。得順時而進。不窒礙。不顛跌。如生物界自然之養育發達。則此後必然有十分圓滿之結果。然則今日者乃保護政府與吾民將入此新時代之初步。則其於趨向目的。行爲方法。宜有分明之觀念。而後可質而言之。卽爲提倡成一『明治』之基礎。使雙方無復有誤認之點。其互相擔承之責仁之義務。行將斟酌合宜而分明劃定之也。此明治之基礎。卽爲有目的有方法之光明的政治。沙露全權大人旣略敍於政府會議開會時之一篇大演說。大人以遠大之眼光。高尚之思想。及自己賅博之別才。而總括觀察夫當日所發現之複雜各問題。此各問題者。一則屬於世界公共之戰局。一則屬於我民進步之前途。而此進步前途。則大人已憑一必然之理。而下以判語曰。『方人類活躍之時期中。安南民決不肯奄奄長此終古者。』

(參觀本誌第一年第五期)

本誌旣以國中上流社會之機關自任。則宜本自己的天職。而演明我全權大人近日所懷抱之思

想其最要者即屬於大人對於我南民之政策。

且也。今日我民之程度。非如昔日凡對保護政府所行爲之事功。都忙然罔覺也。我民賴政府教導之功。觸目能知近觀遠察。其見政府之施一政也。則欲窮究夫原因與結果。而且自計將來對於國家之運命其利害也。爲何如。雖然想吾人於此等觀察工夫。未必十分確當。故難望夫了解一切。而對於發生事故。常不能解明其理由及逆料其結果。時亦有之矣。

由是故吾儕對於沙露全權大人滋爲感謝。大人時爲吾儕演解其所懷之政見。不啻爲明白確當之註釋。使吾儕對於此政見無復有疑義。

大人欲提唱一明治之基礎。如前者余已發端敍及。夫何以謂之明治者乎？乃向國內之臣若民先指定其當向之目的。然後使各級人都昭此目的地。合心力以期其發達。且又預料將來之各問題。凡有何等困難之點。可以發生而阻礙其目的之成就者。則當發表之而講求對付之方法。不宜有所諱也。

大人曾云。『余之行爲。余知之矣。然余欲環予側者。皆如我了解也。國家以予一人蒞此土。不啻以一船使予司機以航行於大海上。須有海圖及羅盤針。俾得知其方向。然後予可以認責。此乃當然之理也。然予正欲一切船員。皆如予一人。了知其船行之抵達點。之經過海道。及夫當前或可遭遇之危險事。大人又於會議中。對左右各官而語之曰。列位宜深知夫我等行將轉入於一新時代之初步。此新時代之出現。遍乎世界。其光影閃爍乎歐亞之大陸。幾若驅策人類。使不得不凝神以窮推極。察夫來日變遷之狀況。及當爲其由現在以轉於將來之局面。而預料夫鼎新革故之安全的法子。』然則吾儕宜就夫大人所表示之章程中。而細心考察其屬於大人謀對待我國人民之

政策之部分者何在。蓋此部分乃對於吾儕最有關係之部分也。吾儕請憑誠寔之一念以論事。惟欲我同胞兄弟曉然於保護政府之政策。而亦欲保護政府。當明知我民之希望心而已。我東洋屬於本地民生之間題。其發現也常複雜。而大異乎法國其他各屬地之間題。此則顯然可證也。全權大人不常云乎。不宜以治非洲各屬民之法施治於安南人。

果爾。故昔日殖民之隘狹的手段。於今日非所宜。夫統治此一民族。宜乎。憑廣大的主義。即向來已爲法國治權上之關鍵。而躋之於完全生活界之文明主義是也。蓋由我民族乃東亞之一舊民族。特因歷史上特別之情勢。或逸於時機。或迫於境遇。而不能步武夫今日世界上之競爭術。推其故無亦由昔時有政責者姑息之陋習。及國中紳士守舊之故態。抑亦由古今種族懦弱之性質所致耳。夫生長於沃饒之天府。宜乎經濟界發達已久矣。然而經數十世紀。猶然安此貧弱之光景。國家進化前途之阻礙也。職此之故。若是乎。宜一番喚醒。使之得享新文明之幸福。蓋此新文明者。我國民曾公認之爲優勝於固有之舊文明。而且夕祈望之也。宜教之使之知墾治其田土。發達其商業工業。以裕自己之財源。要而言之。則宜授之以今日世界上一民族生存之秘術也。此乃大法國對於我數千餘年歷史上之越南故土之仁務。此乃保護國憑自己光榮之歷史。人道之理想。寬洪之性質。而決然對於我南自認其天職也。若賴大法之仙棍。歐洲神仙傳有仙棍一事。謂此棍有點金之術云。之文明的事業。之有效的學術。及其萬能之猛力。而能使此老大之民族。復轉爲童幼之時代。正不啻以新鮮之血。輸入於既腐空之血管焉。從此扶掖我南。使得於世界舞臺之上。占得些小之地位。則此仁務者。不誠爲歷史上最偉大之功業耶。

之而心動也。觀此則可知大人愛我民之誠。大人歛服我昔日固有之文明。曉我民今日所懷之希望。及爲我民計將來之局得十分之良好結果。且大人愛我民之慈惠心。寔能代表夫大人對於我民之政策。而此政策卽爲開放的政策。大異乎昔日之狹隘的政策。雙方互相信愛。政府則以開放主義。而得國民之感情。國民則以忠寔態度。而堅政府之信。且也今日只當以互相信愛之心。爲之準的。庶可以適合夫政府屬於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所寔行之目的。而且又適合夫國民之願望心。夫此最分明最確寔之政策。能爲公衆上謀利益。足令人了解而承認之。則其於施行此政策。若捨此準的。將奚適從。確知大法國旣於我南國土上。占莫大之主權。則縱出之以強迫的手段。使依託乎保護旗下之民衆。皆慄慄然惟命是從。誠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政府不屑用此武斷政策爲也。全權大人有云。不宜以法國之主權。而迫一柔順之人衆。使之服從。宜使有知識之一民族。自然公認此主權。而視之無異乎自家所仰賴以生活以保存以發達之權力而後可。

果爾。我等之公認法國主權也。寔憑知識上之觀察而公認之者也。我等之慕保護國。非是由威權上之震懾畏服。寔由神智上之考察覘驗歷閱而出此也。

近今三十餘年之時期內。賴有法國。而我國得無外患內變。以享和平之福。我得因太平閒暇之日。以研究夫國家民族上之進化前途之關係的問題。我等知夫今日世界上之政治及經濟。使我不急起直追。以步武泰西諸國。則此問題必無解決之一日。我等又知夫今日以我國之自身。寔難乎組織得完全之國家資格。雖一旦能組織。或者亦僅爲各強國魚肉之媒。而此各強國者。恐未必有寬洪愛護之婆心。如今茲之主人翁者也。由是我知法國在我南之功業。其浩大爲何如。而我亦深慶夫半世紀來。何幸天假之緣。以送法國之南臨吾土也。

此等功業。於法國既征服我國之初時期。則我民或因誤認而生惡感。雖然前此法人之與南人。其情意隔膜。蓋亦天地間自然之勢也。以兩人種兩文明。突然相遇於一地。君處西半球。我處東半球。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謂以彼半球之一人種。自謂予聖。翩然其來。以爲此半球之人種之先覺。想此亦非世間一尋常之事也。雖然。此乃屬於歷史於社會之經過。曾使我先輩的同胞。目擊此變遷之異狀。而引爲疑懼駭愕。今吾儕亦無須再敍及爲也。法國南來之初期。稍表歡迎者。特不過下流之勞動輩耳。何也。以彼輩經幾干戈變亂之餘。惟望有息肩之一日。得安居以樂業。彼之態度。特從近利的著想。迨其後。承平日久。安焉而或忘之。抑或因社會上變遷之情狀。而前之所謂歡迎者。漸漸乎歸於灰冷矣。

他若國中之上流社會。如官場及紳士等。則於法國初來時。頗不表歡迎。此亦不過當日固然之理。勢若斯耳。其始也爲有形之反對。其繼也爲無形之反對。卒之亦漸漸灰冷。而近今十年來。則完全乎有烟消雲霽之景象焉。

若是乎。則法南初時。交際上之結果。適成一紛紜猶豫之時期。當法人纔臨人境。情勢尙屬忙然。一則須理會夫人之性情風俗。一則須如何聯感。以免我民之疑忌。要而言之。則當時雙方方設法。以期相聚於一地。言歸于好已耳。於斯時也。保護政府。尙未確認自己的事業。果然有堅確不拔之地。位與否。况又時時發生意外之事故。未知力量之大小關係之輕重。何若。徒使心中不能自主。無怪乎當日保護政府之政見之行政法。僅亦屬猶豫不決。曖昧遲鈍之態度已耳。

欲脫離此困難之時期。欲達到調和之景象。質而言之。則一方面須愛戴而承認其對我之治權。一方面則須設法使法越情意之聯合是也。夫欲達此等地步。則於歷史上。須發現一新之原動力而

後可。此原動力者何在。吾儕另於別題目詳敍之。茲吾儕只言夫此等原動力。有屬於政治者。有屬於經濟者。固適合夫新民之感慕之欲望心。而且適合夫兩方面寔際之權利。及影響於我東洋將來之運命。深遠而且大也。

雖然。屬於將來之問題。吾儕毋須於今日爲之預說。吾儕只憑當日之事寔。以爲之解判。此事寔之表證。卽爲今日多數國民。曾對於沙露全權大人所懷抱之政策。表白其感慕之誠。而此感慕心。寔由智識上之觀察所生出。盡人皆然。無一毫勉彊也。

吾知夫大多數之國民。向來方倚重在大法國之開化的政策。至今見其目的。漸以發現。其政治漸以光明。則信仰之心。於是乎愈篤。要而言之。則不外憑著此『明治』二字而已。

且我沙露全權大人偉大之功績。能使我等感慕者。蓋在乎大人再蒞我土之日。已逐漸施行其懷抱的政策。使寔際上愈顯露於我前。試觀大人所演說所播告之辭。最要者爲近日在政府會議場之演章。其浩大之章程。誠於此焉該括之也。吾儕於是足知此政策之大綱。而解明其寬宏之目的。大哉乎此目的。固合乎法國文明之點。而寔爲我國民將來進步遠大之前途也。

若夫由保護政府之一新的政策。而發現我南之問題。則此問題。誠爲重大。非一語可盡。吾儕此後行將研究此問題之各方面。而詳細論之。

北圻之治水問題

(其魚)

北圻之治水問題。今日將有解決之希望矣。政府與各工程師。近來籌畫。其程式幾已就緒。寔行之日。或能於今年見之。夫此問題之經畫。不問亦知其爲對於圻民生活最有關係之問題也。吾儕欲

詳細研究此問題之顛末。使我民得知近日政府爲我民防水患其建設之法子何若。然欲考察此巨大之工政。則吾儕要先考及去冬全權大人所閱認屬於北圻堤政之章程。

夫治水之政。以能防水患爲目的。北圻向來只全憑於堤政。故遇潦則河水大漲。如在河內之附近。河水或增漲至十一西尺者。多年經工程局各技師之研究。其結果則擬用兩法子。一爲決水法。二爲收容水法。決水者導水勢而放之於海也。收容者暫儲水於一低地。而後決之也。決水之法。則擬修理底江一條。使臨時得於山西省下方。決珥河之水。以殺其泛濫之勢。其收容水法。則定以永安山西富壽三省爲收容地點。如技師怒曼丁公所籌是也。

技師怒曼丁 (Normand) 乃著名之博士。專心研究治水之間題。曾已多歷年所。據公所確籌。則謂底江於一秒鍾。(一
六
分
十
秒) 最多者僅可洩四百立方西尺之水積而已。若是乎。則雖應用此江條亦不能以盡洩水勢。須增益其他之決水地點。及收容地點而後可。

怒曼丁技師預籌底江一條。既修理之後。雖僅能於一秒鍾內洩得四百立方尺之水積。然此江復有其他之應用場合。蓋於山西省各收容地點水勢既溢之時。則又不得不利用此江以洩出之也。欲籌方便的法門。則宜於底江之大橋設置水閘。俟在河內附近之珥河水面既降至十西尺高度。即行關閉閘道。不復認受大河之水。若是則斯時底江可專用之。以爲洩引山西省之收容水。使之卽速退出。不致久滯於一地也。

又山西省之上方有一小河。亦可供爲洩水之用。此小河之兩岸。皆爲山地。河身於一秒鐘可以容九百立方西尺之水積。如以此小河引水。則水流到三义 (Sanyi) 地點。可以直注於底江。而斯時底江既經修理之餘。正可以轉洩之而無所窒礙也。

他若哥盧(Gau)河。則擬利用之以分注珥河四百立方西尺之流水容積。現此河已有一溝道。其溝面之寬可以容一百立方西尺之流水度。自後再行整闢。增三百立方西尺之容量。使之一秒鐘間可以洩得四百立方尺之容積之數斯可矣。若是乎則宜修整河流及破毀橫面之各堤道。此想亦易於著手。不至巨款之糜費也。

政府又擬於珥河左岸蓮幕堤之對面。開一大條路。以爲決水之用。使水勢由此條路直注於球江(或名天德江屬於東川之南)。經過東英附近之鐵道。此條之容積須能於一秒鐘洩得珥河一千三百立方西尺之水量而後可。且欲開浚此等之水道。亦非難事。只當開浚一百五十西尺底面之河寬。兩岸護以長堤。如是則當計其所應用地面之價值。以償還於各田主已耳。

有以上各水道之開浚。則於一秒鐘內可以洩珥河三千九百立方西尺之水積。而河內附近之水面亦可以減四十五生的(十生的爲一西寸)之高度。其他則又利用各收容地點。以減殺水勢已耳。

怒曼丁公既加心以研究此收容水之法。夫此收容法人會議其不便。然細察之。則其所以不便之點者。乃由昔時應用之差誤之所致耳。今欲經畫得宜。使於收水時。得以隨便限制。想亦易事。據怒曼丁公之意見。則謂宜於開堤注水之處。宜以三和土(吹門)築牆。中間設活動之橫板。可隨意移動。以定收水量之多寡。則於水方注入之時。亦可以行關閉。而上面又架一橫橋。使不阻礙其交通之道路。若是建設。則較之築地下溝道。可以減少過半數之費損。而更有相當之利益。此收容地點。炤從長線計算。凡長一西尺於一秒鐘可以容四立方西尺之水積。然則須預料其達到二千二百西尺之收容線。而炤分左之各省。在永安省九百西尺。山西省一千西尺。富壽省三百西尺。於

是炤從此數計算。一秒鐘內可以洩頃河八千立方西尺之容積。而河內附近之水面。又可以減一西尺十生的之高度。

欲成就此等之章程。必須有浩大之費款。試計一經營收容地點之費。約達八十五萬元之數。然較之前此擬開地中溝道之計畫。當在二兆四十萬元之費。則其省減之度。亦可概見。但當知寔行此章程之日。又當指定容水之區域。使人民得以暫避。及當設法使此區域之不失其農業云者。夫嗣來之錯誤點。乃在乎籌及收容水之法。而不思設法以維持補救此本地方被害之人民者也。夫鄉村之民。苟不幸遭意外之災變。無所呼籲。則亦甘忍痛以受之。若夫受人之強迫使自己獨罹其害。則無不竭力以爲之抵抗。此固然之理也。故於此損害之場合。政府當然擔受。且政府又當如何使此損害不至於重大。竊思施行左之各方法。則或者亦可使地方居民得免嗟咨之苦也。

(一) 宜於附近之各大村落。經營一暫住之地點。使先於水入時。人民與畜物。得以避居。此爲至要。其籌定避居之所。政府須必出幾許之經營費以應之。

(二) 政府宜如何預備禾秧。使此地方於水退之期。得及時下稼。不至有秧種欠缺之虞。

(三) 宜先曉示此地方之人民。每年不可於西曆九月初旬下稼。由至此潦方盡也。

若是乎方工政局舉行其收容水之法之時。則農政局當擇其適於晚稼之禾種。爲此地方預備。俾便於西九月內可以下稼也。

人多謂治水之問題。僅屬於工政局之範圍已耳。抑知夫其間又有一部份更屬於農政局之範圍也。苟農政局能擇其晚稼之種。及預備其臨時足以支配之禾秧。則北圻治水工程。其屬於收容水之法子。已解決得一關重要件。臨時可自由以分注水勢於各收容地。其引入與退出。得隨意以人

力主之。而抵斯時也。竊想水潦不復爲天災之問題。而因此泥土凝培。田原膏沃。適成其爲地利之問題矣。

憑向上之各理由。則屬於防水之方。想不外於此等規畫。欲成此各種規畫。則竭力於三年之工程。費四兆之經費。而後可。

且須等到此偉大工程告竣之一日。則屬於治水之政。方有結果之希望。故於未告竣之前。尙當利用現時防水之法。以維持圻轄內之各河堤。於此危險之時期內。未必無潰堤之患。然不得不任其自然。以俟大功之告成。蓋河堤若由自然而潰決。則民猶可安而受之。若夫政府妄行決堤。則適足開斯民之怨耳。且吾民亦宜知夫治水之政。乃最浩大之工程。政府須費三四年之時日。然後可以成功也。

竊想今日政府可以立時起辦左之各要件。

(一) 卽速觀察向上所預定之各決水江道。使於今年可以著手起工。

(二) 於今年始利用所預籌之經費各項。以修理底江一條。並開始整理各收容地之一部分。總而言之。則於著手舉行之各工程。當有左之場合。

(一) 屬於底江。則當注意左之結果。

甲 可以注珥河一秒鐘四百立方尺之水積。

乙 可以洩其由二叉地點支流所退出之水。約一秒鐘九百立方西尺之容積。

丙 於收容地可用以儲水之時。則凡山西省分之瀦水。當由底江洩出。

(二) 屬於各收容地點。則有左之場合。

甲 收容地則預整理於山西永安富壽三省地分內。

乙 待整理完竣後。然後以之應用。使於水入時得有收放之自由。

丙 宜指定水浸地點。避居地點及籌水退後種稼之方法。

此乃北坼治水之大略程式也。聞此等程式。經工政局及統使府之預定。於去年歲尾。已得全權大憲閱依而承諾之矣。然則或於今年歲首。其爲著手進行之時期者乎。吾儕只希望此大功之告成。使四五年後。北坼之民不復因洪水之患而終至岌岌危懼也。此則本誌僅略敍其工程計畫之大要已耳。他若政府所解決此問題之詳細的程式。本誌請於後期行將一一明敍之。

● 特別記載

◎ 日本在中國之勢力

續

美國柏來士 (S. D. Blythe) 著

五 把持中國軍隊

中國以前會有軍事顧問。其中亦有日人。然未有何國強納位望俱高如青木中將其人者於中國。此其第一次也。尋常軍事顧問之位分。至高不過大佐。且往往有視此較低者。今日本乃以其位分至高之中將。強一心不願從。又不得不從之。陸軍總長置之下位。而中將竟樂受而不辭。此其故已甚明矣。青木豈特熟諳中國事情。(此節當於下文論之)。其人寔爲日本名將之一。日本信其經驗才能。足以有爲也。故以把持中國軍隊之大任託之。當日本公使日置辭職。新公使受命時。上述之政策復見寔行。日置之外交才。不過中下。其爲日本

公使。一如他國公使。但有使館而無使政。今則不然。日本在中國之林權助男爵。卓然大使也。林氏位過其職。與青木中將同。林嘗出使羅馬。今爲公使。青木中將爲日本名將。今屈爲大佐。而日本猶向人言。其對中國之用意。不過欲得誠意之邦交而已。中國不願受青木也。深明日本強授青木之意。故竭力拒之。然青木終在中國。爲日本強迫中國之軍事顧問。明此事。始可以語日本之眞態。與強授青木於中國相連。有一事足記者。則青木寔雲南護國軍中之行軍司令也。護國軍起於西歷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十二月。其結果爲推翻袁世凱之帝制陰謀。方護國軍進行之際。青木來上海。設立各機關。與革命諸首領時時往來。商榷籌畫一切。而在北京之日人。則贊助袁氏。此種矛盾。行爲日人不欲中國有寧日之鐵證也。易言之。日本人鼓動中國之北方。以攻擊南方。復佈置兩方。而使互相爭鬥。蓋南方爲維新派薈萃之區。革命發源之地。而北方爲守舊之所。依附袁氏者之巢穴也。讀者諸君試一思之。爲此謀之國家。非曾在東京宣言。謂其對於中國之願望。僅在得誠意之邦交者耶。

(中略)此次世界之戰爭。與日本以在中國爲所欲爲之機會。因他國牽于戰事。不暇兼顧。不敢反對。故裨益于日本不少。然此戰亦有時不利于日本者。(是說於日本之謀分裂北方武人以亂中國。然後藉口干涉。或乘勢復主宣統者爲尤確。)今日世界之政治潮流。蓋瞬息數變者也。中國自反對潛艇政策後。遂與德國絕交。實際上竟成日本之聯盟國。

在中國對德外交方針驟變以前。日本之陰謀固已進未已。以此之故。且欲告美國以日本在中國之真手段。吾將一詳言之。此謀當吾離中國時。雖暫懸未行。此時或已復活。未可知也。

中國有四人。以四大金剛著名。其人皆袒日甚力。凡中國有袒日之政治舉動。此四人者往往爲其

領袖。其人則曹汝霖張尊祥陸尊輿王揖唐也。曹曾仁外交次長交通總長。章深通日文。曾仁司法總長。今爲中國駐日公使。以閣員爲公使者。章爲第一人。陸曾爲中國駐日公使。王曾爲內務總長。四大金剛者。日本在中國陰謀之利器也。日本將藉此謀釀成可以干涉中國內政之局面。使表面上不露侵吞之迹。

吾曾於第一篇論中日關係時。略涉中國之軍人黨派與政治首領。欲明日本今日陰謀之底蘊。不可不先詳中國之軍人政治。中國有北洋派。亦曰軍黨。當太平亂起時。曾國藩練湘勇。爲當時軍界之領袖。曾之門人李鴻章別創淮軍。號安徽派。是爲今日北洋派之始。繼李之衣鉢者。爲袁世凱。袁曾爲直隸總督。編練新軍。北洋之名由此益著。袁死後。在今日隱然爲此派之首領者。當推現內閣總理段祺瑞。此派之中最有力者。爲張勳。張爲長江巡閱使。身居江蘇。而兼任安徽督軍。寔今日中國最聲勢煊赫者也。

中國之政派。約以揚子江爲分界線。南北由此分。數百年來。南人北人。爲政界水火者。時有所聞。今日軍界之首領。亦猶是也。故軍黨派政見。常有南方北方之別。北方之軍隊。與政客最強。中國軍隊百分之七十五在揚子江之北。北方之軍黨。又分直隸安徽兩派。

北方當政軍人之有力者。在安徽派。有漢口之王占元。蚌埠之倪嗣冲。濟南之張懷芝。張家口之田中玉。及今內閣段祺瑞。在直隸派。有九江之李純。南京之副總統馮國璋。上海之盧永祥。杭州之楊善德。天津之曹琨。奉天之張作霖。憲兵總司令陳調元。介於兩者之間。而占優勝之地位者。張勳也。當中國外交方針未變以前。日人寔陰助進步黨爲政治運動。進步黨與國民黨。旗鼓相當。兩黨雖僅具雛形。寔同爲中國政黨之最有統系。最有勢力者。中國青年多屬國民黨。蓋今日中國之銳進。

派也。此黨在議院最有勢力。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袁世凱藉進步黨之力。奏解散國會之功。當時袁爲總統。以監禁爲恐嚇。驅逐國民黨人出京。而國會卒亡。進步黨助袁謀帝制。而袁竟不以爵賞酬之。遂折而助雲南護國軍。袁未卽帝位而死。今總統黎元洪就仁復召集國會。進步黨人在兩院復占少數。既不能隨意更易憲法。復不能弋取祿位。其鬱鬱不得志。殆無異於前。於是進步黨乃乞謀助於北洋派以解散國會。其行事上最活動者。爲進步黨首領與四大金剛。

六 陰謀政治

進步黨之計劃。寔欲要求黎大總統下諭解散參衆兩院。然知黎必不肯爲此。若彼黨與北洋派合謀之計成。必將戴今內閣總理段祺瑞爲軍事攝政。重招新國會去。現有之兩院制。而用一院制。然後舉今副總統馮國璋爲大總統。(此書出於黎總統在位之辰)

此舉之困難。乃在聯合北洋派中之安徽派與直隸派。聯合直隸派期之馮副總統。而聯合安徽派則賴段總理。段氏對於此舉。原不甚熱心。而馮氏於聯合直隸派亦甚棘手。此種困難局面。日人視之。不啻如水車得瀑布。蓋日本在中國陰謀之目的。原在離間軍長也。果各軍長自率一軍。互相爭奪。則軍派分裂。而墨西哥之亂狀將見於中國。日本於墨西哥情形知之最稔。使中國之現狀。竟如墨西哥。日本必卽干涉中國內政。中國雖有軍隊。日本取之。俄頃間耳。日本旣入中國。必藉維持秩序。與保護他國之權利爲辭。永無去志。

日本釀亂於山東省。爲此故也。今則日本襲其對中國得寸進尺之故智。席捲山東全省矣。青島者。德之領土。在山東境內。日本向德人奪得之。今將舉山東全省而占有之。日本有一兵一警入山東。

境內。卽不肯復出。漢口爲中國之中心。遊此地者。無不見日本之蔽野連營。此大隊之兵。尙是中國第一次革命時遣來。至今不去。曰將以保護日本之權利也。

日本旣得進步黨之計劃。死不放手。益之以四大金剛與其他政客之助。愈邁往無前矣。

其寃此四大金剛之首領曹汝霖。一帝制派人也。曹嘗貸款清室。清室產業在熱河與其附近者。皆歸其掌握。此事與日本亦大有利。蓋幼帝果得復辟。則日本可指揮幼帝。由幼帝而間接主持中國。

七 中國之經濟恐慌

進步黨之隱謀有利於日本。日本見之早矣。請重申前說。果北方之將領分裂。各率一軍。援戈相逐。則日本便得莫大之益。蓋日本由此藉墨西哥之亂象。以其疾風迅雷之手段。而干涉之。其措置之法。至爲複雜。然其目的。則顯然易明。直隸派與安徽派。對此大事。不易聯合。固早已爲日人所料及。蓋日本原不欲其聯合。故思百計使之分崩離析。成爲無數之獨立分子耳。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中國有經濟恐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皆受影響。政府頒暫時停止兌現之令。停付現銀。他事因此發生者。亦不少。交通銀行原爲中央政府經理支收。有發行鈔票權。此銀行。雖與中央政府有極親近極信用之財政關係。然非完全國家銀行。其前仁總理爲梁士詒。袁世凱死。梁士詒遁至香港。而總理之位虛矣。進步黨密謀肇端未久。北京忽傳四大金剛之首領曹汝霖被仁爲此銀行總理。距曹就任不及一星期。忽傳曹已向日本借債五百萬元。傳聞此款與政治無關。專爲整頓該行及兌現之用。夫交通銀行。此時需用現銀收回之鈔票。數達二千萬金元。今乃欲以五百萬日本銀元收回之。借款之理由。誠巧矣。此款年息七分五釐。合同上聲明須用日本顧問一人。日本于中國無處不置顧問。決不輕易放過也。

中國對於此項借款。輿論騷然。參議院雖屢次質問。而借款之真義僅隱約及之。日本此舉蓋神乎技矣。日本人不特由此得置其最附己之曹汝霖于要位。爲其奔走效力。可藉銀行爲政治運動籌款。并得由此更位置一日本人于此半國家銀行之內。以充顧問。從此中國政府財政之辦法及秘密。日本可瞭如指掌矣。

北京日報論其事曰。（雖股東多願此銀行保存其純全商業性質。然以一狡猾政客如曹汝霖爲之總理。談者皆懼其不免爲政治機關。）

此言是也。所不可忽者。此銀行不僅爲政治機關。乃爲日本之政治機關。爲日本謀以經濟把持中國之機關。北京新聞論此事亦曰。（此銀行爲北京政府收款機關。且有印發鈔票之權。故日本人以經濟征服中國之政策。不啻已告一部分之成功也。）

凡熟悉中國之政治與經濟者。無不明日本對中國之用意。日本欲于政治上經濟上把持中國。其今日之把持南滿東內蒙。計劃山東。力圖福建。皆所以達此目的耳。

八 日本在滿洲之歛財方法

日本在中國之歛財方法。可以行之滿洲者爲例。自日俄戰爭而後。日本遍設橫濱正金銀行支店及朝鮮銀行等於滿洲。歐戰既起。日本人遍告滿洲居民。謂俄國之盧布鈔票已全無價值。當時盧布鈔票在該地通行最廣。日本人於是乃發其鈔票與朝鮮鈔票代之。北京國家銀行暫停兌現之令下。奉天督軍深懼滿洲銀行或遭其影響。因向日人開設之朝鮮銀行。借款三百萬金元。爲當地滿洲銀行之儲備金。

必須一律通用。其實此種鈔票。不過法令通行之鈔幣。而日本人乃強迫滿洲居民用之。奉天某官謂日本人已發三千五百二十四萬張之金票。五千五百萬張之銀票。此種皆不兌現之鈔票。將來受其害者。捨滿洲居民而誰。

英法俄兩次邀中國加人聯軍。皆爲日本所阻。其理由甚明。蓋日本不欲中國於將來和平會自遣代表。而欲於該會中以日本代表中國。因是時中國果有獨立之代表到會。日本或不能得所欲得。此於山東省之間題爲尤確。

且日本在南滿與東內蒙所爲。世界無不知之。此數地。在名義上。雖屬之中國。實際上。已爲日本之囊中物。殆與朝鮮相同。故從實際着想。日本對中國之觀念。捨盡化中國爲今日之南滿與東內蒙外。豈有他哉。

日本東京政府此時之政策。專以友善之言籠絡中國。示中國以日本之永久之親愛。謂日本之願望。僅在謀中國之商業發達。固中日之誠意邦交。然而日本人在中國所爲。與日本人在東京所言。固風馬牛不相及也。

倫敦國家報嘗論日本在中國之行爲曰。對日本而爲道德之忠告。是曰不知趣。日本明知所爲而爲之。其在遠東握無敵之軍事勝利。實以強權指揮一切耳。今年三月三日。北京日日新聞亦曰。「兩月前。林權助男爵。要求中國割棄大部分南滿與東內蒙之主權。授之日本。而一星期前。乃宣言謂極願中國有完全真正之獨立。」夫中國果有完全真正之獨立。日本之大陸政策歸于水泡矣。日本之霸權大夢。亦將由此告終。日本東亞主人翁之資格。亦將從此已矣。日本之強設警察。與中國之真正獨立。寔勢不兩立。今日日本言論界所大聲疾呼以反對者。非中國之真正獨立耶。

方第一次中國加入聯軍之議起。日本當局者起而反對。繼則勉強半允。惟謂中國之兵工廠當由日本軍官管理。以期出品豐良。供給聯軍。最後則似甚願中國加入聯軍。惟謂中國加入聯軍。當歸日本保護。有日本人投文本報。謂中國此事必須與日本磋商。自此而後。日本報紙言論多注力於此。夫中國真正完全之獨立。與日本自願左右中國內政外交之宣言。水火不相容。此顯然易見也。

九 純然日本之勢力

四月十二日紐約公報載一華盛頓訪員來文。謂中國遲遲不與德宣戰。是由中國內閣總理段祺瑞。與東京內閣之秘密會議。未得結果。其文曰。『此間皆知北京政府此時之主要問題。非中國應否加入戰爭。因此事已經決定。所未決者。中國果將隨美國加入。抑將處日本指揮之下。以加入聯軍。』

果從第二議。此間深信。日本將藉此主持中國之軍隊軍備。中國且成日本之半保護國。戰爭以後。恐中國與他國。皆不易使日本放還此種權利。』

四月廿五日。北京爲此事開特別會議。會議後駐北京之報界聯合社訪員來電云。『國會贊成與美國聯合。而內閣與軍界要人則贊成與聯軍聯合。』於此寥寥數語中。全局瞭然。國會中人。以中國真正完全自主之獨立爲心。而內閣與軍人。則日本之友也。故無論其結果如何。日本之野心若揭矣。

(完)

〔改正〕本期張數第三百七二、七三、七四、七五等張。誤招從第一年第六冊之張數。茲擬以

第二年復開始起算。故這四張請改爲一二三四等張。以示每年張數之分別。祈閱者順手改正之可也。

文學觀摩簡章發表

- 一。本館定開一試格。以獎勵名人佳作。其寄稿期限。以一千九百十八年正月至六月為止。
 - 二。試格分為兩部份。國語文及漢文。
 - 三。國語文有兩種。
 (甲)小說。
 (乙)酬世錦囊。
 漢文則專試小說一種。凡投一種試者。須釘成一冊。約大紙六十張以上。
 - 四。小說則倣泰西近體。不得由歐美及中日說部譯出。文重寫真。勿用荒唐怪誕的典故。以能寫出我社會之心理之情狀。而不關礙倫理。政治。及尊教為要。
 - 五。國語字之酬世錦囊一部。則須具備各文體。如詩詠。詞賦。歌謡。慶吊聯帳。慶吊告文。詔表。疏奏。銘記。敍引。單札。帖啓。並書信各式。及論說。諧文。寓言。等各文體。注意在新奇撰出。可以代替昔時之漢文。而為新時代之體制。勿得抄錄古套。
 - 六。投稿則宜直寄到河內行苑鋪門牌一百十九號南風報社收認。滿限後之一月。本社另請各名公會同評議高下。以定賞格。
 - 七。賞格定如左。
- | | | |
|-------|---------|----------|
| 小說 | 第一等六十元。 | 第二等三十五元。 |
| 國語文部份 | 第一等五十元。 | 第二等三十五元。 |
| | 第三等二十元。 | 第四等十元。 |

漢文部份。

小說。

第一等六十元。

第二等三十元。

- 八。以下其他零賞。如賞文房器具及報分等。臨時另定。
- 九。凡經會同閱認合格之第一等佳作。本誌行將登報。並認印成書發行。其版權則屬於作者。
 (這款定發行得一百元。則著書者得二十元。)
- 十。定等級後之一月內。本館即行公佈作者之職名。並奉賞款。
- 十一。向上試格。乃本館上體。皇上啓定二年九月十八日之旨諭而設。(參觀本誌第六冊。)
 故凡合格諸名作。本館代爲謄寫。恭薦御覽。
- 十二。這款獎品。特不過稍供潤筆費。以表歡迎厚意。非敢可謂名山之代價也。故凡海內列君子。如只欲著書寄到本館代爲上薦。及行世。意不在領賞者。則可以隨意著述。惟投稿時。卷首宜署明不領賞。等字。這等稿本。接到後。本館當代爲上薦。但當先檢閱。以示慎重。
- 屬這簡章。凡有懷疑者。可以書質。本報當即答復。



啓事

南風報館謹啓

茲期因續前期之記載頗多。故總督申大人所著之南國興旺之前途一篇。請到後期一體登報。以便閱者。

南風報館謹啓

● 律學

△自法國保護後之南國憲法

續前第五章

阮伯卓

今余且述屬於讓各城庸及定大法人買田土之特權以觀之。炤同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一八八八年十月一日」之上諭則我皇順讓在河內省之庸面海陽省之海防廣南之沱瀼汎等處土分交大法國永爲管認而此等地土分從前我國官民有構買土園居住者亦諭準交全權大臣代爲處置又同日奉上諭特準嗣凡大法官民與大法國保護之人得于大南國開商諸所與內而十二省外而北圻均得買地造庸居住諭中之第一款則定買地于北圻及各開商港口則得自主遵從大法國律例其第三款則謂若此等人若買賣田土于大南國十二省內者則臨時買賣當遵我大南國之律例觀此則當時法人在我國置產之手續隨地而所受之法律又別至成泰九年九月初二日「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皇又降諭準加廣大法人主土之權法如第一款定凡法人之受讓或買置公田土者均聽認爲私有但土地稅則當炤律簽納蓋斯時我皇欲增許其置產權使有資本者得以行其墾荒之舉然至此而大法人之地主權又得以完全享有矣綜上而觀之則炤以前之條約或旨諭我皇未嘗有廢棄立法之權若夫彊奪此權以操之自我則大法國原無此等野心蓋大法國之對於世界各國常尊重自己既締結之約文也除河內海防及沱汎之三市場外其他中圻與北圻全屬於我南之法院而我皇得有自由立法之權無得而干涉侵犯之也其在中圻與北圻之審案事宜則參酌最後之條約如約內第十款云諸外國人寓在大南國中

坼及北坼地轄。則皆由大法法律。他若南人與外國人並外國人與外國人相爭訟。亦由大法案座審判。」與一千九百一年十一月一日。一千九百二年十二月一日及一千九百五年八月日之各策令而行。

炤此條約及各策令。則審判官之權限分別如左。

(一) 中北兩坼轄內。〔除已順讓之三城庸外〕凡南人對於南人之訴訟事。則由安南審判衙門〔案座〕究處。

(二) 大法案座。則只究處外國人對於外國人。或南人對於外國人之訴訟事。若其已順讓於大法之三城庸。亦由大法案座究處其屬於城庸中已發生之事故。

且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則保護政府對於南國政治上之檢督。北坼與南坼各異其法式。〔屬第三及第六款〕此相異之情狀。而行政上亦不能統一。自成泰年間。再定屬於經略衙之職權。而北坼行政之規式。從此明白指定。是則吾儕可指定經略衙職權之各 旨諭。謂之爲北坼行政之憲法者也。

▲ 北坼統使大憲交司法權於上審院

炤成泰年間之 旨諭。則統使大憲。固得執行經略大使之職權。質而言之。統使既擔認此重責。則對於我 皇。負有北坼法政上之責任。無異於在京各部院之責任也。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及一千九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法政府經有明令。使統使大憲交司法之權於北坼上審院。此後則北坼已分司法行政爲兩途。而統使大憲。則只監督行政上之界限。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大法國屬地部遞呈這交權之策令草案於大法總統有云。

焰現時憲法之規則。則安南北坼之南案。由各職守或當事人之申請。而遞呈覆審者。皆由統使之審判官三員。及安南官二員。會審之。則公理上方爲正當。而且又符合乎我國之憲法。此委員會所閱完之各案。則由東洋司法總長施行。若屬其他方面。則又有一條件。本部竊想非我共和政府所當沿用而不改者。即屬於用肉刑以訊問犯人或治罪之舊法也。

當時提議交我南司法權于專門之審判官焰辨。蓋其意欲革除我南舊時所現行之條例。而此等條例。則大法輿論曾多次爲激烈之排駁也。然所以未卽行改換者。以我舊律條例之紛雜。未能明白究出。故改革事業。必待於他日也。

一千九百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策令。改一千九百一年所設立之覆審委員會爲上審第四房。有一事足令人注意者。乃此兩道策令。既變換北坼法院之形式。方其以此策令頒布時。保護政府未曾與我南朝商議。則對於我國之私法上。京中朝廷。或可因此而責其違法乎。但此問題。則未嘗發現也。

此一初之改革。保護政府。何以不與我南朝商議者乎。蓋保護政府之本意。無亦以爲姑先行改良北坼之審案規式。然後逐漸以改良法律。此舉頗關重要。俟到成功之後。方遞呈我皇批準。想亦未爲晚也。

故無論世人對於此兩道策令之評議何若。然吾儕宜知夫此兩道策令。亦已公認我南之有特別國法。一千九百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策令第一款有云。『安南法院之體制。及各律例。旨諭俗例。現方施行於北坼者。則一定尙有存在之效力。』雖然此策令固若是主張。然不可援此而謂可

以限制我皇改良法律之特權。蓋自一千九百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後。我國亦曾有新設之條例。繼此而頒佈也。然則可以斷知大法政府亦恐此策令間有未明白。幾爲誤會者。動生異議。故於策令中。曾示明其未嘗有廢棄。南朝立法權之本意。由此觀之。則我人亦可無致疑於大法對我之誠矣。

第六章 新律之起草及其宣佈手續

皇越律例。經法國繙釋家多謂其條章布置之不善。使審判官難於解索。議改之者久矣。雖然嘉隆年間之皇越律例。及大南會典一部。與夫千九〇六年九月十二日及千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司法院之各議定。誠可爲此後刪定新律之良好材料。千九百十三年沙露全權大人以十年間試行改良之各規式。漸有明徵。立法材料之取求。亦已完備。故遂通咨于東洋司法院長。委之從速刪定新律一部。其草案則先由法院草就。次提出於修律委員會。其委員會之立。則分爲兩席。一爲閱定刑律。一爲閱定民律。其閱定刑律之會員。則有統使府管理官。北圻南案首憲。泰川黃郡公。上審院總督申仲攜。按察阮文彬諸公。其閱定民律之會員。則有南定公使官。該治官黎迷。河東總督黃仲敷。上審院總督申仲攜。海陽巡撫陳文通諸公。刑律委員會之閱定。告成於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二月。民律委員會之閱定。告成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皇上閱準。機密院覆謂須得漢文之繹本。俾便於檢閱。惟其時欽使大人。則謂屬員需人。當委北圻行繹之舉。因是故全權大憲。遂命府中政治廳之各屬員。從事繹繹。一千九百十五年繹完。進呈至一千九百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全權露馬大人。因事晉京。親抵機密院。提出此漢文草案。「此事畧當辰機密院編本所敍。」蓋欲重其事。俾各機密大臣之注意也。全權大人又同辰咨交於北圻統使及司法總長各一本。一千九百十六年八月八日。統使府曾咨呈於全權大憲。謂對於此草案。無有異議。其間雖有一二無甚關係之條。當改正外。但施行之舉。亦樂於贊成斯辰也。全權大人只得得朝廷之意見。然後宣佈已耳。至一千九百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機密院覆咨於欽使大臣。亦謂對此新律原無異議。仍欲刊改一二條款。全權大憲因此。遂委府中一派員抵京與機密院會議改正。其間所改正者。則凡屬於君權國體之條件。都保存之以維持。朝廷之體統。其他律中之大綱領。則未嘗有所變易也。總之我皇上及機密院列位大臣。對於此新律。皆樂於贊成。故其施行之手續。能若是其速也。遵煥啓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之諭文。及全權大人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之議定。則這新律已決定於一千九百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施行矣。其開始施行之新律有四部。一爲法院編制。二爲民事商事訴訟法。三爲刑事訴訟法。四爲刑律。若夫民律。則遵我皇上之意見。以爲欲刪定一最合宜之民律。使得統一施行於兩圻「中北」。故現我

皇上已與全權大憲同意。組織一委員會。以各法官及京中所派委之安南官充之。竊思以兩國人共創此偉舉。輸納東西。參酌新舊。則將來民律必能大治於國民之希望。可無疑矣。民律之大綱有三。一爲人事。二爲財產。三爲契約。吾儕另拭目以觀。空前新民法之出世。若夫已經宣佈之新律四部。則現下政府欲使國民得一律週知。故已準集益修書局繹繹。合印法文漢文及國文一大冊。公售於各地。吾儕國人試一讀之。自足了如。無須記者之盡述也。

◎ 文學

法國著名之說部書『海王』

雪輝

歐文小說之體裁。不一而足。有範圍極廣者。有範圍極狹者。有單就一人一家一處著意摹寫者。有舉一國一民族以至於全世界之情狀。收入毫端者。但今日小說諸家。各擇空間時間之一小小部份。而以極纖細之筆墨寫生之。故近時出版之說部叢書。其大多數已成爲人心世事之個個影子。蓋專門之風潮。澎湃於歐洲之文學界矣。其有抱高尚之理想。具綜合之精思。眼光所到。能及於一國一民族。以至於全世界。網羅一切。而求得一真正之抽象。斯已別成一家。表表不多見者矣。法國大文家 *de Vogüé* 先生。殆其選歟。先生在法國文學界中。占最高之位置。平生不以小說見長。全集間有二三。皆甫投身文社時。所從事著作。蓋少時所撰。無甚稱意者。中間著述極多。然皆爲論說體。惟『海王』一作。以晚 年始成。乃先生小說集中之最後文也。

文中結構。兼二世界。舊世界與新世界。二理想。舊理想與新理想。萃歐美數十民族之精神。而造成一極高尚極完全之世界。

登場角色。爲二丈夫與一婦人。然非尋常才子佳人話也。二丈夫。一爲美人。代表新世界新理想也。一爲法人。代表舊世界舊思想也。一婦人。父爲英人。母爲意人。蓋調和兩大民族精神。代表一極高尚極完全之世界也。但觀文中主動三人之姓氏。則其範圍之廣可知矣。而其主腦在對較二世界二理想以別擇一真正之抽象焉。

顏其文曰『海王』。海王者文中主動之第一人也。名魯兵尊 *Archibald Robinson*。美國大資本家。

富冠五洲。主一海船公司。全地球之海權在其掌握。故有海王之稱。主動之第二人。爲法國陸軍中佐路都奴「*Louis de Tournoël*」。掌非洲探險軍隊。始覓得一新地。開疆拓土。欲於祖國有所効力。蓋熱誠勇敢。少年名將也。主動之第三人。爲綿里生「*Millicent*」夫人。南美洲領事 Flunona 之寡妻也。姿貌飄揚。性情高潔。殆情種中之一貴派也。無端邂逅。而此三人者。遂成萍水之緣。魯氏以事自美往巴黎。船中遇夫人。亦因他鄉喪偶。家計紛忙。欲回歐洲就依其伯父。魯氏美人也。美之上流人也。美人務權利。重寔地。以爲金錢勢力可以左右世界。金錢之外。無所謂至高至貴之目的者。無論何事。一以金錢爲比例。故其文明乃量的而非品的。乃麤鄙的而非高尚的。迨其與歐洲最古之文明相接觸。自覺其缺點。而羨之妬之。國中上流人士。皆爲兆富家。如魯氏等輩者。慨然欲爲其祖國孕育一新文明。與歐洲之文明聯鑣並駕。以是爲對於祖國之第一義務。以是爲使用金錢之第一價值。魯氏爲人務利而亦好義。其務利者。美人固有之特性也。此特性在魯氏可稱完全發達。不啻經濟競場中一無敵健將。故雖出身寒賤。轉眼間已團團作富家翁。今雖坐擁厚資。而於職務上未嘗稍怠。且勤敏逾於曩時。固由其活潑好動之天性。亦因其糟糠之賢助不在抱戚中年。遂益專志於產業之經營。以排遣宿悶。其人淡於情愛。以情爲無足輕重之物。生平不甘爲情所束縛。蓋美人之性格大抵然也。身雖鰥居。而花月一無貪戀。船行歐洲時。捨營業外。亦無一毫思想涉於情愛者。錦夫人。此時之心緒。殆不知幾曲迴腸也。清白家門。飄流身世。瑤琴已斷。汎栢誰依。幼失怙恃。孤苦零丁。以身許人。伉儷又不甚篤。辛酸况味。嘗過半生矣。夫人固有姿色。然非冶容誨淫者比。沉魚落鴈。閉月羞花。性情之美。而非脂粉之美也。爲知己者容。而不爲凡俗者容也。魯氏在船中一見夫人。

卽以青眼相顧。自是情意日密。陽春白雪。有同調之感焉。讌會之間。夫人以家情相告訴。悲紅顏之薄命。嘆白玉之沾泥。司馬青衫。不覺爲琵琶洒淚。夫人意中亦深加敬服。以爲男兒到此。一世之雄。憑其心計之巧妙。魄力之沉雄。以隻手執全球經濟界之牛耳。不其偉哉。二人同船往巴黎。魯氏此行主意與路中佐晤商。欲從事墾闢中佐所佔領中非洲之新地。是地界乎英屬非洲與德屬非洲之中間。從來歐美人足跡所未到。中佐掌非洲探險軍隊。覓得之。樹法旗焉。欲爲祖國開一新殖民地。中佐善招撫。得土民心。乃圖畫其形勢。經理其疆界。屬地之基礎。確然以立。苟得請於政府。添派軍隊。鎮壓邊境。有經略其地之全權。則誠法國將來殖民事業之一大利源也。中佐乃以事達於政府。法國是時握政柄者皆懦弱輩。聞新地與英德屬土接近。恐因此或生驁轄。與強隣啓釁。釀成戰爭大禍。遂不允所請。且刻電中佐須撤軍隊回國。中佐得信。憤惜交并。披荆闢棘。幾費工夫。一旦盡成烏有。而祖國前途。以政治腐敗之一流人。甘自棄世界競場中一重要之地位。蓋自各國知有此新地。無不視耽耽欲逐。思伺隙而攫之。今無故撤兵而回。他日重來。悔之晚矣。中佐對於政府之命令。雖不得不從。然垂成之功。不甘自畫於一簣。此次回國。謀竭力提醒當道。鼓吹國民。使知國勢之關係匪輕。利權之喪失甚巨。冀是事之轉圜焉。今旣數月奔走盡瘁。迄未就緒。



● 科學

續前第四章

瑞士「世界戰爭報」中載一則於飛艇偵察敵軍時之情況。述之甚詳。摘譯如左。

「某飛艇之入敵陣也。其高度苟在一千八百尺以下。則必陷於敵礮之手。此等危險。已屢見不一見。通常飛行在二千尺之上。然有時意外之事猶不能避。蓋德軍有一種大礮。其距離能及二千尺之上云。」起行時驟昇可達一千尺。過此則上層之空氣不能如地面空氣之濃密。其推送力因之遽減。此時只能於敵陣之外翔翔作勢。徐徐而上。或爲逆風所困。或爲雲霧所迷。或發動機之馬力少。速度比前大減矣。然苟發動機有完全之馬力。天氣晴明。則視高度表。忽已昇至一千八百尺矣。此時管機人乃問於艇長曰。「敵陣在彼。進吾往乎。」艇長曰。「往矣。」管機人於是疾轉其方向舵。望敵陣進。「從飛艇中俯瞰。不覺世界猶小。田原極目。山嶽失形。時有縱橫之畫。現於眼簾。則東西如織之道路也。無數村落。點點如星。所過巨麓叢林。但見一團黑氣。非極地諳練極地精細者。不能覓方向。有時遇所當注意之點。而艇行太疾。視線不及。不得不轉回舵。有時爲雲霧所翳。不見地面。不得不降高度。艇長坐飛艇中。注目凝視。披地圖而檢之。一一誌認。某處敵軍之戰線也。街巷縱橫。壕壘森列。一羣如蟻。此非德軍耶。架千里鏡而照之。然有時風勢大。動機疾。艇身傾側。不安。千里鏡亦無所用者。又某處敵軍之礮隊也。視其四圍之掩蔽。隱約可辨。必測知一定之位置。報於我軍。示礮兵以取中之射準焉。又某處築土爲堡。細視之。乃安設大礮四尊之所也。村落中置有一排車輛。乃車場也。大道之上。輜重成行。遙遙見汽車之煙。望西進發。西邊有黃色之幕廬。結寨

於草田之上。乃造麵車。辨廚車與昇傷卒之車也。縱目遙野。白煙一縷。如斷如續。則榴彈之砲。雙方交戰方酣者也。機聲軋軋。不聞地下激鬪之聲。惟耳鼓中時覺轟然。始知下界人以砲火相見。彼敵彈已爆發吾傍矣。

忽過一處。某點教堂。某點兵營。某點停車場。噫此非一小都市。現爲德軍所佔據者乎。果也。是敵軍重要之地也。是鐵路諸線之中心也。吾艇奉令凡遇敵軍輸載之物。須竭力破壞。今正其時矣。左顧右瞻。何等鄭重。目前有炸彈三枚。取其一焉。納於炸筒。右手持筒。準備投下。然投下必於何處。乃可。以命中敵軍。彼房屋鱗比。皆我同胞所居也。如何可免意外之損害。其躊躇審慎。殆不知幾費精神矣。機輪疾轉。軋軋之聲不停。艇長必振口大呼。乃能示管機人以去向。望停車場。駛至艇長俯其首。眼懸千里鏡。以伺目的物之適。以右手爲號。導管機人使舵。左手仍持炸筒。目的物及矣。伸手放出。而炸彈下矣。初猶螺旋而走。後向地直墜。目力漸窮。彈形不復可見。然細認墜下之處。約二十分鐘。見一道白煙。從地面起。則炸彈已命中敵軍矣。

「突如其来。空氣撥開。又一飛艇也。艇長方注視地下。管機人見之。手指以示。二人相謂曰。『敵耶我耶。』遠而視之。機輪方疾。艇身斜駛。高度與我相等。茫茫太空。微見一點。無由而辨其名色。然諳習既久。可一望而知之。管機人曰。『此德軍飛艇也。』既審知敵艇矣。艇長急設法防禦。裝彈於砲。開機關鎗。預定射準。人各解其腰帶。賭性命於一擲。無所顧戀。夫空中決鬪。其危險之景象。不知幾何。然彼置身於危險中者。固不知危險爲何物也。噫此驚天動地之戰場中。謀臣如雨。猛將如雲。無可以英雄自見者。而英雄之境况。則觸目皆是。凡投身於英雄境况之旋渦內者。即英雄也。旁觀者鼓掌稱嘆。愛極生妬。曰嗟乎。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此報文一役。極爲空中飛將傳神。其艱難之情狀。勇毅之肝胆。描寫無餘矣。觀此則飛艇之偵察敵軍。擊隊。其任務誠重且大。然飛艇之任務。猶不止此也。且用以阻敵軍之行動。遇有敵人調發軍隊。或搬運軍需。便飛矢注彈。從空截擊之焉。履行此任務。亦非有美妙之手腕不能。空中一炸彈。果無虛發。足以大殺敵勢。然其命中固甚難也。飛艇之任務。且用以破壞敵軍之重要地。如鐵路浮橋。車場。兵寨等類。此功一成。其影響於戰略者甚鉅。然茲事亦殊多難著。敵軍一見飛艇。便用全力掩蔽。車則易方。礮則停射。兵士盡向叢林中隱伏焉。

空中對陣。以飛艇與飛艇戰。時亦有之。方飛艇應用於軍事之初期。以此爲唯一之任務。今則非萬不獲已。不肯以兵火相見於雲端矣。前此曾有空戰之計畫。擬組織空界艦隊。兩軍鏖戰。於此決雌雄。云然細思之一。飛艇之經費達二萬佛郎以上。而所載者僅二人或一人。然則欲移戰線於空中。無論其多。卽一小隊而費用已不知幾何矣。且交戰之兩軍。皆以侵掠土地爲其手段者也。空中決勝。縱能擴張空領之主權。然旋得旋失。無佔據之能力。地下敵軍仰射之礮彈。終不可避。於事寔毫無濟也。故今日飛艇。專以偵察敵軍。惟有辰從事偵察。而撞遇敵軍飛艇。爲自衛計。乃不得不用手槍或機關鎗。相與決鬪。此辰情形。至爲劇烈。——《陣前報》記者述法德二飛艇交戰之顛末云。『予甫自戰壕歸。聞有德軍飛艇一具。爲我軍飛艇所擊滅。予急赴司令部。遇一大將方慰問一士官云。『以君之功。北斗佩星。軍功佩星。無不可者。君奚擇焉。』某士官答云。『願得軍功佩星。』某大將乃爲予介紹於某士官。則擊滅德軍飛艇者。卽其人也。赫赫戰功。膾炙人口。予方待執筆濡墨。登諸報端。遂請於某士官。爲述其顛末。某士官樂爲予道。然囑予勿公其名於報。恐如此冒險事。不免令其父母掛憂。』

某士官告予曰。『此爲予擊滅德軍飛艇之第二次也。然其危險殆有百倍於前者。是日爲禮拜四。早時。予望見飛艇一具。自德軍陣地飛昇。望Laon城進駛。予急追之。彼昇至二千六百尺之高度。予疾轉予機。昇至三千尺。高出彼上。以窮追彼。予機速度甚猛。少時即進及彼。雙方交戰。德人先射。一彈斜趨於我艇長之坐位。我艇長卽縱鎗連擊。是時我機與德機相去僅十尺。艇行方疾。我機越德機而過。一彈趨逼予肩。亦不甚痛。故予仍執機無恙。德機伺便而逃。轉舵直下。我機翱翔其上。天色明亮。予瞥見德機表壳有一條血痕。必敵人有受創者。忽兩機平行。我艇長又縱鎗連擊。德機暴失其駕駛之力。從二千尺之高度墜下焉。予等俯視之。見彼將近地面時。作迴旋狀。翻身落地。如飛鳥之遇狀云。予乃轉予機。迴翔而下。則見彼之管機人。擲身艇外。相去有幾尺。彼之艇長爲發動機所壓。全身齋粉矣。觀者環其旁。檢身中得名紙一片。知爲德衛兵少尉 Von Bulow 也。』

某士官語至此。予遽問之曰。『君目擊如此慘狀。君之感觸何如耶。』某士官目予良久曰。『睹此慘狀。予寔傷心。然其後檢艇中物項。得炸彈十枚及榴彈四十枚。予此辰復不禁色然以喜。破愁爲歡。蓋殺彼二人。可以救免許多無辜同胞之生命也。』

某士官乃法軍驅逐飛艇小隊中之一管機員也。是隊創立未久。全以年少軍人組織成之。而今已成效卓著。其具如是之手段者。計有十餘機矣。

飛艇又有一種示威之舉動。炸燬各都市。此爲德軍之專長。彼之放炸也。不於砲臺。不於兵寨。而常於居民之房屋。無備之衙坊。教堂也。商館也。考古院也。藏書樓也。皆彼之炸彈所及也。蒙其損害者。非對抗之敵軍。而無辜之孺婦也。夫以飛艇而用於破毀都市。毒戮居民。於戰略有何關係乎。此等飛艇。亦僅見之德軍耳。

彈藥之用於飛艇者。德軍則用貯毒氣之炸彈與導火之爆彈。英軍則用 Martin Hale 號之炸彈。每枚重十斤。爆發辰碎成二百零片。法軍則用炸彈三種。最大者口徑百五十五釐。重四十三斤。小者口徑九十九釐。最小者重亦十四斤。爆發時破壞力極猛。開戰以來。法國飛艇兼用一種鋼矢。長十二分。口徑八釐。重二十分。其端銳。上段爲圓形。下段爲十字形。每發十矢。發時銳端向上。近地乃自倒而下。彼此相搏而四射焉。速度每秒鐘可一百尺。著物能深入二百斤。爲所傷者常不免致命。有一德將中矢。穿過鐵帽洞腦達喉而死。此種鋼矢。每五千重一百斤。法飛將 *Masséna* 少尉曾於一日內發五千五百矢。又炸彈十八枚云。德軍拾得此矢。倣其制而造之。以答射法軍。矢用 *Montabault* 四字爲號。蓋法發明德製造之義也。

自有飛艇。而射飛艇之法。亦日事講求。然從下仰射。得中亦屬偶然。固未有取中之成訣也。射飛艇之法。第一注意。則距離度與角度是也。現時度遠機器未能發明。算距離度。既無善法。算角度。則尤難。飛艇角度。無一定之目標。有一飛艇於此方。在一千尺之高度。速度計每小時一百五箇。盧邁當。忽二分鐘間。角度自十二度降至八十度。是每一分鐘有三十餘度之移換矣。又何從而測度之哉。今日射飛艇之法。或用小槍。則常數十砲齊發。分爲數排。每排取一特別之射準。然必擊中其要害處。乃有破壞之効力。嘗見飛艇自陣前回。雙翼著彈。成無數細孔。如蜂房然。而駕駛人固無恙也。貯油筒固無恙也。以大礮射飛艇。則爲力較易。雖不能得一定之目標。然礮彈爆裂時。碎成無數小片。空中四射。必有一二著物。且卽不中矣。而礮彈一發。附近之空氣爲所搖盪。艇身亦不能指揮如意。

矣。嘗見德軍一飛艇，其翼部爲彈片所著，傾倒不定。久之乃克奔回本陣。亦有全不著彈而飄泊至數百尺外者。德軍製一種 *Kugel* 號大礮，口徑自六十五至七十五釐，安設氣機車上，及一種倒射大礮，以備射飛艇之用焉。法軍則口徑七生的五之大礮，用於射飛艇，極有効力。曾屢次以此擊滅德機云。現法軍方試用一種大礮，口徑三十七釐，裝置飛艇上。此種大礮，誠近今發明之最新式也。

歐詩摘要

阮伯卓

▲ 湖邊懷佳人

苦海兮茫茫，人生長去不復還。長去不復還，沉沉暮夜何辰闌。

苦海兮迢迢，歲月無窮天寂寥。海迢迢，天寂寥，何處是投錨。

湖上波，湖上波，爲君屈指計年華。年華未幾人已隔，波前竚立將柰何。

片片石，片片石，錯雜湖邊今若昔。昔焉石上影成雙，今焉石堤人影隻。嗟嗟三生石，昔何溫存。今何岑寂。

一波來，一波來，一波一波來復來。投身石脚，胡爲哉。君不記此日之日，君亦如今。呼呼如今走躍。

君不記此日之日，風亦揚君波之泡影。以飛到彼美之雙脚。

君不記此日之日，彼我兩人放棹行。遠天秋水入滄溟，四面無音響。惟有平平雙槳，細細波聲。

文苑

集感四首

王翦有心田宅美。楊公無望子孫清。束之高閣凝眸俟。天下何年見太平。
父母食兒家食慣。王孫得飯報金稀。從來忠義根天性。朝郡休嘲草野微。
白首窮經枉自多。書空怪事競蹉跎。嗟哉自望迷青眼。不出蒼生不奈何。
惡衣惡食猶懷恥。舌燥難言與互鄉。城角雖完仍覲面。金闈通籍特文章。

歸舟

祈益

敢云爲度詔諸侯。駕出姑教寫我憂。酷暑無情隨去路。涼風有意滿歸舟。
人心雖不厭。天澤亦應周。一雨徑旬旱。如何已渥優。

復得雨

昨日幸金堆。五更鳴微雷。昧爽已淅瀝。至已雲始開。想是數里中。分霑應必皆。京城未足分。至近猶未該。本日護慈駕。外祠忌日哀。駐蹕御橋頭。兩日靈雨來。前日惜驟止。後日真快哉。無雷又無風。沛然方爲佳。片雲頭上黑。極濃如炭煤。倏忽滿空灑。跳珠盈天涯。勢若瀉銀漢。豈特傳送梅。積水近一寸。報喜憑靈臺。料想已優渥。可阜吾民財。順直駕觀田。旁問察耕栽。無如隨雲雨。多少遐邇差。高處僅濕土。低處滋禾荄。是故同頃中。彼枯此莓莓。三縣昨雨報。準之誠可猜。農民多引水。所願嗟難諧。雖然甚難得。今年暑氣乖。非由祈禱誠。仰藉孝感懷。安得此豐澍。隨舟徒自詆。若得益數陣。酬惠真無階。

石農詩集

發都門遇雨

寒雨淒風薄暮天。迴車小別御河前。琵琶靜按桃娘部。燈火閒圍葉子筵。四座笑談人似玉。一樽情緒夜如年。明朝更是長亭路。回首江城萬樹烟。

江路晴霽喜作

沙草橫林朔氣昏。馳驅連日出關門。釤山忽露浮雲際。洞海初收積雨痕。天朗氣和春十月。山迎水送古三屯。歸心最望宣防績。玉楮金蓮未報恩。

晚憩彌綸江上客店卽事

沙洲水落見魚磯。返照山前一鴈飛。接巷春聲新穀熟。隔江帆影賈船歸。鼎烹旗茗頻燒葉。盤薦魚羹厭齒肥。三尺茅亭閒徙倚。暮雲南望轉依依。

發河靜道城微雨復作

長途還雨意。平野半雲陰。汨汨泥聲滑。濛濛樹色深。廢城閒老犢。古渡帶幽禽。不覺鴻山近。天寒擁鼻吟。

登青雀山望珥河作

(錄觀河詩集)

白苧堤前水歸壑。青雀山頭朔風惡。四野人烟間修竹。寒雲彌天日色薄。千里極目平如砥。大河中界南北紀。奇觀虛擬繼龍門。秘籙末由探宛委。

◎ 雜俎

▲ 新律譯問題

〔集益〕

近有人語記者曰。皇越新律一部之譯。聞有多人向當道告謂此律之譯本。多用新字。令人難曉。云。余曰。我國文字缺乏甚多。苟不用新字。何能盡譯得西歐複雜之各辭。况處乎新辰代。則須慣用新辰代之文字。苟拘於舊見。不肯隨辰。則竊思人生斯世。決不能終身閉門。以溫讀唐虞三代之史。而於現日瀛環之局面。何如。亦不必考察也。縱曰考察。則新辰代所用者。新文字也。我既諱之。而不用。又安能讀之而通曉哉。况自歐亞交通。各式新貨品。日以輸入我國。今見各貴家顯宦。無不衣新式衣也。乘新式車也。食新式餐也。室中之裝置品。無物而不新矣。而何以於新文字。獨諱之。而不用乎。雖然。余觀中國人所譯之法國六法一部。日本六法一部。及比較此皇越新律。則現集益局所譯之律本。是皆用簡明易曉之字。及其文法。亦極降格隨人。凡奇特之新字。都避之。而不用。如中國日本所常用「後見人」等字。則此譯本改爲「監護人」云者。其間雖有不得不用之字。如「手續場合」二者。此亦譯者之苦心。而非有所用意也。今子謂此譯本人多指摘。然則所指者屬何字耶。某曰。其他余不聞。余只聞有某某公者。謂編本二字。人皆不知何義。余曰。噫。是何言哉。此二字乃北圻案文上。已成爲慣用字典。豈彼譯者懸空撰出哉。子不信吾言。余請舉近日上審院所覆審之。各案以證之。

上審院案數第一千五百五十四。諒山省案國語字有編本詞三字。
河東現已印出綴編本。

案數第一千五百五十六。北𣴓省案用〔編本〕。

案數第一千五百五十八。南定省總督大人署名於所結之案。有屬於第一百七十八案之不服情編本等國語字。原文。〔Trò biên bản bắt phục tình thuộc án số 178〕

案數第一千五百六十五。海陽省總督鄧大人署名於所結之案。有第一百四十二案數之編本等國語字。原文。〔Biên bản án số 142〕

案數一千五百六十七。太平省結案有茲編本等字。

案數一千五百七十三。〔興安省〕案數一千五百八十六。〔廣安省〕此兩案皆有編本字。

以至於第一千五百八十七案數。和平省署巡撫領正官郎丁貴臺所結之案。有編本對質等國語字。〔Biên bản đối chất〕

及第一千五百八十八案數。海寧省按察閉貴臺所結之第二十二案。亦用編本等字。原文。〔Biên bản thuộc về án họ sô 22〕

且編本二字之義。亦爲最平常而易曉也。豈有能讀一卷律。而不解此二字之理。卽其間雖有難解之處。而反覆尋讀。亦可融會了如。予竊想彼所謂難曉也。非真難曉也。寔有用意於其間耳。噫。言者易而行者難。世間平情論事之人。何其寥寥罕覩哉。

● 讀小夢書

阮伯卓

人情有大相反者。在異地則夢歸故鄉。處故鄉則夢遊異地。夢亦多境矣。然故鄉之夢易。異地之夢

傘沱君合眼放步以觀造化

難。余竊思凡彼戀守家鄉者。非惟足不能越鄉限一步。卽欲其結一夢以遊賞乎目未經見之一城一市。亦戛戛乎難矣。何況於夢遊世界哉。近日傘沱阮君克孝來訪。示以新著國語說文一編。顏曰。
 • Giác mộng con • 譯漢文爲『小夢』。此編乃記君茫茫身世大夢中之一小夢。卽爲黑甜使招君環遊地球。復於北冰洋外覓得新世界之八年中之夢事也。傑哉作奇哉。夢豪哉傘沱君。君生平倜儻有志於世界大觀久矣。然未得遂。故托之以夢。嚶喬可以寄君情。愁城可以觸君感。冰洋北之新天地可以舒暢君精神。新君耳目。傘沱君夢魂已一度成遊歷家矣。世人無想不成夢。君夢正根於君想。然君之想殆無亦爲君知。已人所洩出之文豪而哲學之嚶喬書數語。果爾。君勉乎哉。勿令世人以夢視君也。君夢遊殆八年耳。余之遊夢而非夢者更勝於君數年。可憐哉。余厄甚於君之失主錢。余苦甚於君之作礦夫。余之受寄托於他人者。又異於君之充一商店書記。而余更於天涯海角。絕無一佳人之敍情。博士之結伴。新世界之奇遇。無亦以余遇眞則無。而君說夢則有耳。君以身世爲夢。余絕不以爲夢。傘山沱水。豈夢境耶。吾儕當認眞視斯世。今天下舟車四通八達。壯遊誠亦易事。昔年聞有某國人唱爲無錢旅行者。又見報載某女士自歐洲步行經過西伯利亞達東方者。世人何嘗借黃梁之夢。以窮喜馬拉山洞庭湖之勝哉。惟我人戀家思鄉。已成一特性。故傘沱君適以夢自豪。雖然。讀傘沱君小夢一編。亦足令人有世界大觀之想也。



● 軍人 紅印子傳 阮伯卓譯

第三章

腦中彈

中佐乃停駕車之小驛。披車上漆布。狀如欲整置車中堆積之禾藁。予於時瞥見其最哀慘之一物。瑩瑩然青秀且大之兩目。突出於瘦而長黯而黑爲平垂之黃髮所滲之頭部中。質言之。此可憐可愛之一婦人。其存於予之視線中者。惟此兩目。蓋其他之官體已俱絕矣。額果赤如中佐言。頰凹而白。頤青於藍。跪坐於禾藁堆中。僅見其雙膝。膝上置棋子獨賞焉。熟視予與中佐。戰慄良久。後向予微笑。復打膝上棋子。予諦觀之。殆彼欲較知右手與左手鬪之勝負。

中佐語予曰。被打此棋局一月餘矣。想明日當換別局。久乃更換。殊可笑也。且語且整帽。帽上之漆布爲風雨所簸搖者久矣。

予曰。痛哉可愛之羅雷德哉。汝之今生休矣。痛哉。予勒馬就驛車傍。予伸手向羅雷德。彼亦向予作一無意識之握手。莞爾而笑。藹然可親。予瞥見其尖指上有寶鑽戒指一雙。大爲詫異。予知彼母所遺者。獨怪經此幾多困難。此寶猶不落他人手。予固不欲以些小事向中佐瑣談。然中佐凝視予。知予眼光注於羅雷德之指。乃傲目向予語曰。此寶鑽石。不其大耶。兌之當不失善價。然予不欲稱此寶物離予愛女之身。可憐哉。彼戀此物不忍釋。有觸之者便放聲哭。且彼居常未曾嘆息。針線之事。亦時一爲之。予踐其亡夫之約。無一日與彼相離。寔告君。予於此事略無一毫悔恨。予每對人必稱爲予之狂女人。亦敬愛之。軍人社會頗存厚意。非在巴黎者比。凡予從皇帝出征時。諸戰皆以彼隨。幸保無恙。只一輛小車。與一堆禾藁。彼之溫度無時不平均。彼服食亦殊不惡。予以中佐銜。根

凡屬拿破崙軍官。得附給月俸。名拿破崙月俸。(Le mois Napoléon)

故用度頗裕。不至以

彼故匱乏。且彼常作兒童嬉笑之狀。差足爲第七輕步隊軍官助噱。語竟就羅雷德前撫其肩。如撫小驃狀。告之曰。愛女乎。予語汝。汝盍與某中尉一小叙。看看予之愛女乎。點頭哉。羅雷德仍於膝上打棋子。中佐曰。否否。今番天也不好。就要硬性了。然彼未嘗患頭疼鼻涕等症。大約狂人此病常少。亦一方便也。倍洛西阿〔Bénésina〕之戰。與麻司古〔Moscou〕退軍之役。彼偕予行。暴頭於風日間。無傷也。一噫。予之愛女乎。汝打汝棋子。勿以吾輩爲念。從汝所好。汝羅雷德乎。

是時中佐方手倚羅雷德肩。手大而黑。膚寸寸裂。彼旋執中佐手。徐捧過面。遂接以吻。此一接吻。令予不覺搥胸大慟。急勒馬他顧。予語中佐曰。吾輩行矣。日將夕矣。而未至貝土埃柰何。中佐乃以劍端徐削去其靴外層裏之黃泥。緩步上車級。挽羅雷德身上小雨衣之頂帽。蒙彼愛女頭上。旋以己之黑絹巾。纏彼愛女之頸。旣乃策其驃。聳肩曰。我可厭之軍隊乎。行矣。於是吾二人取路前進。宿雨未歇。天地一黑。暮色黯淡。陰翳之陽光。斜掛於蕭疎野廬之後頭。我等同置身寂寞鄉。相對各無語。予視老將軍步甚疾。膂力殊未衰。而駕車之小驃。已全失其馳驟力矣。予之馬亦俯首不能前。彼矍鑠翁時脫其所戴之帽。拭禿額上數莖之髮。及刀潤之眉。雪皓之鬚。爲撲面之雨水所從滴下者。彼不計及談話時予所受於彼如何影響。彼當談話時。未嘗故於身上作姿態。彼不惜寫真。以與天下共見。彼殆不念及自身之爲何物也。約一分鍾。彼復出向時音調爲予述麻卑那〔Masséna〕將軍戰役。彼以本隊列成方陣。以制勝敵軍騎兵之一段歷史。雖彼以極熱誠之演說。娓娓向予論步兵長於騎兵之點。然予亦耳外置之。

日已夕矣。行不多里。途間之泥。既深且厚。沿途無所有。極目蒼茫一帶而已。予二人乃於枯樹下小憩。蓋沿途僅此一枯樹耳。彼急秣彼駕車之小驟。予亦秣其所乘之馬。既而彼開車一注目。如慈母視其愛兒所臥之榻。予聞彼語曰。愛女乎。以此長衣被汝。足以牢汝。睡乎。好好無一滴雨之汝及。噫。予所繫於予愛女之頸之銀錶乎。不知幾時破了。惜哉。吁。何傷乎。予之愛女乎。安睡勿驚。明天定晴燠。一異哉。彼屢患寒熱。狂者大都如是。愛女乎。汝之豆餅在是。中佐倚車於樹。與予同坐車輪下。藉以蔽體。免滂沱不止之雨所濕。人各手一小餅當晚膳。中佐曰。一餐止此。亦殊可厭。然較之馬肉燒炭。滲火藥爲鹽。如昔從征俄羅斯時所常食者。不猶美乎。可憐哉。此小女。予所有佳品。必留以飼之。君視予常別座以置彼。自紅印書一發之後。彼不能近一男子。予老矣。彼狀亦信予爲其父。雖然使予向彼額一接吻。卽彼亦足以撲殺予不恕矣。彼所得於舊時教育良深。兢守形骸。凜然如一尊教之信女。無時或忘。亦可嘉也。談次。忽聞車中人長嘆曰。速拔出此彈丸。盍爲予拔出腦中彈丸。予蹙然起。中佐止予曰。坐坐。安坐無擾。茲事無足介意。彼開口便說這一句。過半生矣。彼心目中。時時有一彈丸之著其腦。然性頗馴雅。一唯予言是從。竟若忘其痛苦者。

予默然。聞中佐言。良用耿耿。乃默計自紅印書出現之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至今日爲一千八百十五年。老將軍之嘗。此人間苦味者。凡十八年矣。予傍坐不語。欲一研究此等人之心理。忽於無意象中。以極敬愛之熱誠。向中佐一握手。彼視予愕然。予曰。君誠大丈夫也。彼答予曰。何也。殆指羅雷德事乎。君乎。君於此項義務。知之當晰。噫我之無我也久矣。

乃既復談麻卑那將軍事。翌日薄晨。我等行至倍土尼(Bethune)省。此地僻陋。且爲一要塞區域。其景象何異乎。周圍遍築牢固之城郭。其間房屋鱗比。幾無托足地。城中異常搔擾。殆當惶恐時

期也。城內居民紛紛撤窗外之白旗。以改樹三色旗式。聞有倍里公爵 (Duc de Berry) 之令。鼓傳警報。鳴笳促鞍馬。俾吉爾的 (Picardie) 之各運貨車各載百瑞士 (Ontsuisse) 隊之軍士。與其行李。護衛軍之大礮。悉搬置城上。各王侯之馬車。與紅衣軍隊。蜂擁於街市。時予只見皇帝之憲兵與御林軍隊。而予目中之同行老將軍。不覺登時忘却。予蹣跚入隊時。彼一輛驃車。與予意中極悲大慘之二棘人。已於人叢中不知所去了。予甚爲惋惜。以此爲予與彼兩人最後之長離別。

予生平得照見軍人誠寔腔子。以此爲第一次紀念。此偶然之一時遇合。不曾將予生平所未曾經見及。枉受當局者所苛待之一種人之心性。爲予畫一幅寫真。自後予乃位置此一種人於予欵慕心之最高點。自後予常於交際社會中覓此一種人。覓此完全忘已之一種人。究竟十四年間。予生長軍隊。此種人亦惟於軍隊中見之。而步兵則其尤著者。嗟乎。此種人之生平。常被人輕譏。置身勞苦。然其對於義務也。擔任達於極點。其對於命令也。服從無少悔恨。其對於境遇也。苦辱無所羞愧。其對於儕侶也。舉止言動一以簡易出之。其對於社會也。能犧牲自己之榮譽。以保持國家之榮譽。能抱善自樂。不怨人之不已知。能以自己血汗購來之粗黑餅。分與茕茕在疚希望殆絕之窮人。後予亦不知此困窮之老中佐。究何結局。且彼亦不與予通姓名。迨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一日予在茶店中。待參閱操禮。將彼之形容。述與一輕步兵隊之老少佐。彼老少佐語予曰。予知之矣。是誠可人也。彼於瓦德爾盧 (Waterloo) 之戰。爲一大礮之彈丸所命中矣。彼留下一癡女。時因我等當躡螺爾河 (Loire) 軍隊。送之阿綿 (Amiens) 病院。三日後大發狂疾而死。予曰。予信其死也。彼之恩父亡。彼安能獨存。彼老少佐故爲精警狀。語予曰。君以中佐爲彼之恩父乎。何也。予且出。且回答曰。點軍令下矣。吁嗟予乎。余亦故學爲忘已者也。

● 辰談 [自十二月二十日至正月二十日]

歐戰之部

▲ 關於解決歐戰之主張。嚴寒天地。戰場上已成寂靜的光景。而几案上又轉爲舌戰辰期。此歐戰之現象也。於今年正月之上旬。美總統威爾遜及英相喬治。二公因俄德媾和之運動。遂有兩篇宣言詞。其關重於戰鬪之前途。無異於陣場上之兩大戰。夫英美兩國人以誠慤聞於世。則其英相美總統之立言。必確定而有價值。然則讀此兩宣言書。亦足以見英國及美國作戰上之決心。之真正目的。質而言之。則亦可謂發表協商系之共同目的者也。

今吾儕請譯出此兩書如左。

▲ 英相喬治之演說。據倫敦電云。首相喬治於正月初五日代表政府在韋斯特明斯特堂討論人力問題之工業聯合會演說。宣

布英國戰爭目的。初言英人非爲侵略德國滅裂德國人民而戰。英人被迫用武。志在自衛。並藉以保持所被破壞之公共法律。並擁護其列國對於比利時領土最尊嚴之條約。英人非欲破壞德國在世界所處之地位。惟冀德國舍其軍治希望與計畫而施其全力以行世界福利之事業。英人之戰。非欲滅亡奧匈。奪土耳其之君士坦丁與小亞細亞之沃土。英人之戰。亦非欲更變或破壞德意志帝國之憲法。惟英人之意。德國苟採納真正民治之憲法。則極足表明其軍治之舊思想已亡。且可使廣大之和平世局。易於告成。第此事須由德國人民自行決之。德國迄未宣布其戰爭目的。關於比國之前途。亦無一言敍及。觀德國所提出之媾和條件。則屬於殖民地人民自決前途之主義。等於泡影。無兼併無賠款之要綱。或自決前途之權利。僅口述無益。故談判開始之前。德奧必須覺悟。現局之真相。當知維也納訂約之日。已成往古歐洲之前途。與文明之前途。不復能以圖割一姓一國之詭計。武斷決之。故英人覺戰後任何土地之解決。必須以公共輿論爲基礎。喬治君又謂宜恢復比國之政治。土地。經濟。獨立。及令敵人賠償加害比國之損失。其次須恢復塞孟兩國。及法意羅三國被占之土地。並外軍須完全撤退云。又云。法國於一八七一年。爲德國強奪共有一二省之土地。此舉牽擾和平。幾五十年。英人願助法國以死力爭回。俾

除後患。且爲委運武力侵犯國權者戒。喬治君次又論及俄國現局。深憫俄人甘受德人之欺。而與公共之敵單獨媾和。將來所失各省。必致名則屬俄。實則爲普魯斯領土之一部分。英美法意無一不願與俄國新民治黨合力攻敵。惟今之俄國當局。如脫離協約國。取單獨之行動。則協約國無法止其土崩瓦解。是僅能由其國民自救之耳。喬治又云。英人對於維持突厥希國。於突厥民族之本部。中海黑海間之往來孔道。作爲萬國所有之中立地。但阿刺伯亞米尼亞美沙波太米亞諸地。宜承認其單獨國家之地位。不應歸還其前主。至於德國之殖民地。應由大會審察當地土著之志願。與利益處置之。以免爲歐洲資本家與政府開拓以自利。尚有一事爲和平大會所不可忘者。則爲英國水夫。因公共自由之故。屢次遇害。此種違背公法之罪。不可不責。償於敵人是也。又云。戰後之解決。最要宜勾留將來戰爭之種子。惟此節尚未足恃。蓋吾人於工地等事。縱能辦理妥貼。而國際爭端。在在可以發生。戰後之經濟狀況。必將至爲艱困。蓋人類因分力於戰爭之故。世界原料。必爲大缺。戰爭愈久。所缺愈甚。操有原料之各國。自將儘先自用。並助其友好。此爲必不能免之舉。而爭端將伏於此。且解決辦法。僅能顧及一時。時局變化不測。則解決辦法。自應隨以更動。各國既隨時有起爭之虞。換言之。即各國男女。仍爲感情與野心所制之際。則各國必須處于重負之下。匪特時時須經營武事。且須被迫防備事變。誠以戰爭爲解決爭端唯一之方法故也。是以當由國際團體。施其宏力。定免戰之計畫。藉以解釋國際爭端。總之戰爭爲野蠻主義之遺跡。個人間之爭端。既可以法律戰勝之。國際間之爭端。未始不能於戰爭外別尋方法。以解決之也。今如有人詢及吾人曷爲而戰。則吾人答曰。爲公正與永久之和平也。吾人深信欲求和平。須先踐行三大條件。(一)條約之尊嚴。必須恢復。(二)土地之解決。依據人民自決前途之權利。或經受治者之同意。(三)當設一國際團體。限制軍備之担负。減小戰爭之機原。不列顛帝國。願依此三條件。歡迎和平。其人民願竭力求此三條件。縱犧牲較所已受者更重。亦在所不辭也。

▲ 美總統威爾遜之宣書。

據八日紐約電威爾遜總統致文國會曰。中歐帝國之代表。茲復表示願討論。戰爭目的。及公共和局能成之基礎之意。俄國與中歐諸國之代表。已在白里斯特里士夫斯克開始判談。且嘗請各交戰國注意此舉。以便決定可否。將此項談判擴張成一公共大會討論媾和與解決之條件。俄國代表匪特提出彼等所願。依以媾和之完全切寔。

的主義。並提出具體施行此項主義之公允切寔的大綱。中歐諸國代表所提出之解決大綱。殊非切寔。非俟加以寡際的條件之特殊程序。則就字面隨意解釋。似多疑點。今觀其提出之程序。對於俄國主權。對於其所涉及之民族自決權。毫無讓步。一言以蔽之。中歐帝國志在保留其以武力占據之土地。省也城也村也。皆將永遠加入其版圖。而主有之耳。彼等初所提出之通常解決主義。似出於德奧心地光明之政治家。此輩蓋已洞察其國民思想與目的之大力矣。其後提出之具體切寔解決條件。則出於軍界領袖。此輩無遠慮而惟知擁其所得。情種測度。殊合情理。俄德談判。今已破裂矣。俄國代表心誠而志切。故不能忍受此種征略與制馭之條件。俄德談判深有關係。且極混沌。試問俄國代表與誰談判乎。中歐諸國代表。代誰發言乎。豈代表彼等本國國會之大多數乎。抑代表占少數之各黨乎。夫少數之軍人與帝國主義黨。即控制諸代表之政策。並支配突厥與巴爾幹諸國之政務。而迫令諸國不得不附和德奧以作戰者也。俄國代表之主張。彼等與條頓及突厥政治家之大會。應公開而不應秘密。使天下之人得共見聞。以如所願。誠可謂公正明智而合於新民治真正精神者也。然則吾人今日究將誰言是聽乎。其聽宣白上年七月九日德意志聯邦議會決議案之精神與意志者乎。蓋德國自由黨領袖與各黨之精神與意志所寄附於此也。抑聽反對此精神與意志而主征服他國者乎。或對於此雙方抵觸。決難相容者。一一聽之乎。此至為重要之問題。世界之和局。寔唯答覆彼等之言是賴。惟白里斯特里士夫斯克之譁判。無論其有何結果。中歐帝國代表發達之意見目的。無論如何結局。彼等確為復圖使世界知其戰爭目的。復圖引逗其敵國宣布目的之所在。及必如何解決始能視為公允而滿意。此為一望可知者也。吾儕於此無不覆之理由。極應以坦白無私之態度答覆之。吾儕非豫期此舉。蓋吾儕已一再以思想目的陳告全球。且所陳告列匪特僅屬通常條件。且每次必具充分之定義。使世人知何種切寔條件。當然由此發生也。英相喬治君。已以可羨之精神代其人民與政府明白宣言。可見協約方面意見齊一。主張堅定。辦法確切。而彼夫計謀秘密不使人聞。眞意隱諱。惟恐人知。言詞含渾。不確定戰爭目的者。惟德國及其與國耳。生死問題。寔繫於德國如何釋明其志。凡稍有責任觀念之執政者。苟非確知其犧牲以求之目的。為社會生活之要素。苟非確知其所代表發言之國人。亦以此目的為適當為必要。則不應再忍視赤血黃金有如此悲慘之傾瀉。今者有一呼聲。其音之哀感動人。自余視之。非充滿世界空氣中各種影響所可比擬。此聲即俄國籲請德國釋明其主義與目的之呼聲也。俄人在威力猶惡不知慈憫之德國之前。單弱無

助。勢力不振。但其靈魂尚未屈辱。既不允抛弃其主張。亦不允改變其行動。彼以為是者與彼以為仁者。彼皆坦直聲明。其言詞之直率。觀念之遠大。與其魄力之豪邁。人道之情愫。定當為人類同意者所傾佩。俄人不願變易其自己意思。或屏絕他人意思以求自安。今請吾人說明吾人之所欲為何物。吾人目的與精神之異於俄人者。究在何點。此項請求。余想美國人民當願余以完全誠摯之言而答覆之也。無論俄國現時領袖信仁余言與否。吾儕極望有一機會。俾吾人得乘之以助俄人使其達到其自由和平之最大希望焉。他日議和開始。其進行必須絕對的公開。不容日後有何種之密約。吾人志願即在於茲。今日者非爭城奪地耀武揚威之日。更非私定條約唯利是圖。致啓將來戰端擾亂世界和平之日。各國當局。其思想不復齒意於過去陳腐時代者。莫不洞明此事。故世界各國。凡抱不背公道與世界昇平之尊旨者。當可於此時或他時宣布其懷抱之目的也。吾人之所以作戰者。以正義橫被破壞。苟不糾正其失。以圖效尤。則吾人將不能安居耳。是以吾人所求於戰局者。大公無私。乃欲使世界甯靜無擾。可以安居。尤欲使各國之篤愛和平。願自謀生活。自定制度。與世界其他民族往來交接。彼此公允者。得處於安甯無危之地位。以杜武力與自私之侵凌。世界所有人民皆與此有關。今以吾美人言之。我不以直道待人。則人不以直道待我。此則吾美人所確知者也。世界和局之大綱。即吾美國之大綱。以吾人觀之。其唯一可行者。惟此綱而已。今條舉如下。

- (一) 公開訂定光明之和約。嗣後不得有任何種類之秘密國際協商。外交應常坦白進行。而使世人共見之。
- (二) 領海外之各海。各國於承平戰爭之時。均有航行絕對之自由。惟以國際舉動依國際條約封鎖全海或一部分時。不在此例。
- (三) 儘力消除一切經濟障礙。凡各國之承認和局。與合貿維持之責者。應設立貿易之平等。
- (四) 載明充分之保證。由各國承認之。將國家軍備減至與國內安寧無礙之最低度。

(五) 關於殖民地之一切要求。應予以自由坦直。絕無偏袒之解決。凡於決定主權問題之際。殖民地人民之利益。必須與自認有主權的政府之公正要求。同一注重。此項主義。當嚴守之。以為解決關於殖民地一切要求之根據。

(六) 俄國各境。軍隊悉撤。凡涉及俄國之各種問題。其解決之方。務使世界各他國咸與以最善。而最自由之合同動作。為俄國覓取無阻礙之機會。俾俄國得以自行決定其自己之政治發展。與國家政策。並願誠摯歡迎自擇國制之俄國。入於自由國家之社會。不獨歡迎己也。且願予俄國以

其所缺少與其所需求之助。此後數月。俄國各姊妹邦所施於俄國之待遇。將隨各邦好意之試驗。將全為顧念俄國需要而不存自私自利之表示。

(七) 比國境內之軍隊。必須撤退。比國之土地。必須恢復。比國與其他自由國所共享之主權。不得稍加限制。此乃全世界之公意。欲求各國人民復信任其所自定約束彼此交際之公法。舍此而外。別無他法。苟無此補救方法。則國際公法之全部結構與其效用。定永遠毀壞矣。

(八) 法國各土地。應使自由。所被攻入之部分。均應恢復。一八七一年普魯士於亞撒盧連事所鑄之鉛。牽動世界和平。幾近五十年。應加矯正。俾和局復可安固。而有益於大眾。

(九) 意大利邊界。應依明白之民族範圍而重定之。

(十) 奧匈人民。為吾人願見其安穩處於列國間者。應予以自治發展之極自由機會。

「十一」魯馬尼亞塞耳維亞孟的內格羅三國境內之軍隊。均應撤退。被佔之土地。均應恢復。塞國應予以自由安全通海之道。巴爾幹數國。彼此之交際。應依歷史上效順。與民族之沿革。和衷商定之。巴爾幹數國政治與經濟獨立。及土地完全之國際保障。應加規定。

「十二」目下土耳其帝國之突厥部分。應保證其有安全之主權。惟其他民族。處突厥治權下者。應保證其生活之確安富。及自治發展。絕對無騷擾之機會。達旦年海峽。應永遠開放。為各國船舶及商業自由來往之孔道。而由列國保證之。

「十三」應建設一獨立波蘭國。且當予以自由安全通海之道。其政治自由之獨立。及土地之完全。應由列國訂約保證之。

「十四」列國。應依特殊契約。成一公共團體。彼此以政治獨立。與土地完全之保證。給予大小各國。

吾美人於以上規正過失確定權利之各要則。自覺又為聯合抗拒帝國主義者之各政府人民之親切一分子。吾人於關係。不得有分別。於目的。不得有異同。宜一心一德。堅持到底。吾美人願為爭此和解與契約而戰。且願繼續戰爭達目的而後已。但吾人之所以然者。僅因欲維持正義。欲得公允穩固之和局耳。如斯和局。惟防衛釀成戰爭之主因。如上述大綱。所防衛者。始可得之。吾人對於德國之偉大無所妒忌。再此大綱中所規定者。亦不妨礙德國之偉大也。德國學術或平和事業之成就。使德國史册彪炳可羨者。吾人對之毫無仇意。吾人不願傷害或阻抑德國正法之權勢。若德國願與吾人及世界其他篤愛和平者為伍。共守公道與法律。公允交接。則吾人固不願用武或用貿易上仇視辦法以敵德國。吾人願德國僅承認其在世界各民族中彼此同等之地位而不侈為世界主人。吾人亦不欲向德國諷勸其改革憲法。但吾人所不能不直言者。吾人於與德國交

接之先。當知其執政者發言時究爲何人。發言是否代表國會中多數議員。抑代表軍人黨。及以帝權爲信仰之人物耳。吾人今所言者。詞意極爲顯豁。無疑問之餘地。余所陳述之大綱。自始至終。流露一顯明主義。即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無論強弱。咸得公道。咸得權利。彼此相處。同一自由。同一安寧之主義。國際公道之結構。苟不以此主義爲基礎。斷不可久持也。

吾美國人民。不能舍此主義而別有作爲。吾人
爲貫澈此主義。計不恤竭性命譽所有者以求之。今已至爲人類爭自由之最後戰爭。吾美人固
已準備取其全力。與其最高尚之尊旨道德。以與此爭衡矣。

▲俄德議和之決裂。

據荷京電。則謂西正月十一日俄國庇里士列多輔城代表對於被佔土地之人民及撤兵問題。爭論兩天之久。並無效果。俄代表逐提出四條。其大畧如左。

〔一〕土地及自行決斷之權利屬於國人。非屬於被佔部分。〔二〕德奧兩國舍棄割取被佔俄地之要求。且擔承於此等地方。對於自行決斷之基礎未立憲政以前。不得以庇里士列多輔或陸軍會議而限制其獨立。投筒決定此等地方之命運。必須於外兵撤退及逃亡人並被解人復回故土之後。而後舉行。其撤兵之時期將由特別委員會爲之決定。〔三〕既簽押和約之後。此等土地暫設一團體。爲之治理。該團體係由各政黨組織而成。各政黨將另設立議會。〔四〕土地最後之地位。將由稽查會爲之決斷。德將軍何輔文因是反對。故和議復擱置云。

▲俄國各政黨之略史。

現日俄國之政權。爲過激黨所操縱。而此黨則方與德國謀媾和之運動也。但國中其他各黨。尚有存在之勢力。確知必有一日相結合。以爲過激黨之反對。而內訌之局。在所不免。然則吾儕今日亦當先敍述俄國各黨之略史。俾欲覘俄國之政局者。有所尋味也。

歐洲各國凡國中政黨每分爲三派。一爲右派 (*la droite*)。一爲中央派 (*le centre*)。一爲左派 (*la gauche*)。通常則右派者屬於守舊。中央者屬於溫和。而左派則屬於急進。

若俄國則屬於右派者有兩黨。即帝黨 (*les monarchistes*) 與國民黨 (*des nationalistes*)。帝黨則兼貴族。富豪。鄉人。

及僧侶 (clergé) 之一部分。此黨之主義。乃在乎保存君主專制之政體。維持皇位。並提唱皇帝有解散國會 (Douna) 之權。黨之領袖則爲馬爾古夫 (Markoff) 三米陸司綦 (Zamyslowski) 及巴里士綦維士 (Pourychkiewitch) 三人。國民黨則兼地主貴族官僚富豪鄉人及僧侶之小部分。此黨之主義則主張不準異種之人民干預國政。原俄乃一大國。其間雖多有異種之民。然亦已成俄帝國中之一部分。國民黨欲排斥此民種。而使俄之純種人民得占有優勝之權利。決不容此異種得謀自治自主之前途。此黨亦保存帝國主義。欲遵奉昔時大彼得帝 (Pierre le grand) 之遺詔。而占據君士旦丁 (Constantinople) 及達旦年 (Dardanelles) 海峽。黨之領袖則爲巴貝靈斯纂伯爵 (Comte Bobrinski) 及原大臣克拉斯多夫 (Khwostoff) 氏。

帝黨及國民黨於兩次國會皆融合爲一黨。統謂之爲帝黨。竭力以反對國中猶太之種族。今日則國民黨較多於帝制黨。以其種族之間問題較劇烈於政體之間問題也。

中央派則最爲有系統及行動一致之黨。

此黨占得國會議員之半數。以此黨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十月十五日國會第一次開院時。占有絕大之勢力。故名之爲十月黨。此黨則兼國中地主之半數。中流社會 (商業工業等) 之半數。官僚派及僧侶之少許部分云。此黨則保持守舊的主義。而提唱君主立憲之政體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焰國會第一第二次所立臨時憲法之律案而行。黨之領袖爲末斯古 (Moscou) 誠大工業家之古士哥夫 (Goutchkoff) 及貴族派代表前曾充爲國會長之魯德仙哥 (Rodzanko) 氏。

中央黨有此等之勢力。固可以增皇家之勢力。然俄皇尼哥拉第二對於此黨之重要人物。只隨各人之等級。而待遇有輕重之別。準許貴族及高級官僚派得提呈各律案。然其他無位諸人。如古士哥夫之僅以一商業得名者。則不許得以評議宮中及貴派居處奢華之弊。若夫左派則純乎革命各黨。現未有系統。內容甚爲混雜。其大部份多屬暴烈分子。其行動太急激。無異油中之火。鼎上之沸水一般。因此未知此派弄得俄國之命運。將到何等之地步也。考之則此派間有左之各黨。

歌低黨 (原俄文簡寫只 K.D. 二字。K (歌) 即爲立憲。D (低) 即爲民主) 此乃國民自由黨。多屬於中流社會。其間則爲有資本之猶太人民。下級之官僚派。以及國中知識之人物 (如律師報業教員之類)。此黨之希望。則在於效法英國之立憲政體 (Régime consti-

tutionnel) 以人民公共之權利。而限制皇室之私權利。然只欲憑正當之方法以行之。而不贊成暴動之舉。高級官僚派之視此黨。不啻眼前釘。思欲去之而甘心。蓋恐此黨之得志。則彼之政權或至傾倒也。

歌低黨竭力爭持。以爲猶太人開放。提唱猶太人與俄人當有同等之權利。此黨之章程。有屬於土地的問題。欲爲猛烈之解決。乃擬設一委員會。以值各土地之價。然後迫各地主宜均分於人民。凡原有之地主。如有被損害者。則政府宜賄委員會已值定之地價而償還之。且俄國土地之問題。最爲嚴重。由國民會分爲兩階級。一爲貴族與豪富。則占有地主權。一爲平民與鄉人。則無一寸之土。足以耕植自給。終身只爲上級之人受傭營生已耳。是以多數政黨。常提唱均田之義也。歌低黨之領袖。爲米留古夫 Miliukoff 維那維耳 [Winawer]「猶太人」拉的沙夫 [Raditcheff]。馬克拉古夫 [Maklakov] 及曾充臨辰內閣之總理呂瓦夫王爵 (Prince Lovoff)。

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es) 此黨之章程。亦猶之乎德國之社會民主黨。其多數則爲工人派。只要求左之各款。如每日作工八點鐘。並老弱疾病及意外變之保險金云者。黨中分爲兩派。一派名爲綿士域 (Mienchewiki)。一派名爲寶士域 (Bolchewiki)。據如俄音譯出。『綿』者稍遜之謂也。故綿士域我等譯之爲稍激黨。『寶』者太過之謂也。故寶士域我等譯之爲過激黨。稍激黨則其所要求屬於國民方面。政治方面。不至於過當。自戰爭以來。此黨提唱宜竭力保守。使國土不爲敵侵。然對於征服外國之行動。最爲反對。不贊成占據土京君土旦丁之著想。欲抽回在克里西 (Galicie) 之俄軍。以交還此地於奧國。然欲堅守波蘭之土地。不使德奧人所侵佔。大抵欲保守俄國舊有之地界。不甘受失地。亦不肯侵人地也。此黨懷『依戰爭前原有』之主義。「依拉丁文謂之 (statu quo ante bellum)。黨之領袖爲哲德斯 (Tcheidze) 並斯維德里 (Tzvetelli)。稍激黨於戰爭前提倡保守『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自戰爭後。則復改而主義。則竭力要索有勢力有資本之中流社會。宜以多數權利平分於人民。然由此要索之過苛。爲彼等之抗拒。故欲用劇烈之舉動。以達其願望。此黨謂今茲戰局之結果。對於人民。全無一毫利益。勞働之人在國中。則胼胝手足於各工廠。出戰地則犧牲身

命於敵人砲火下。其困苦爲何如。而於此困苦辰期間。則資本家安坐於高樓廣廈間。衣輕食肥。欲戰禍之延長。以從中漁利。如此。則宜設法阻止。使戰事之不能進行。由是故此黨自握俄政權之後。則惟出於停戰與媾和之處置。而對於協商系會無一毫之臂助。稍激與過激兩黨。乃國內工人之代表。其最著名之領袖人。即爲雷寧 (Lenine) 及德魯斯幾 (Trotzky) 氏。其他復有舊辰之社會革命黨 (Social-revolutionnaires)。此黨欲於議院上占坐席。故改名爲勞動黨 (Trudowike)。上流社會。亦有多人列入此黨。如各大地主云者。

社會革命黨。純爲農民者流。是異乎 **社會民主黨** 之有學識 (如律師醫生教員及下級官吏等) 云者。此農民之章程。只屬於土地問題而已。其主意在欲以國中土地平均於各農民黨之領袖。爲傑凌斯幾 (Kerensky)。哲耳怒夫 (Tchernoff)。並貝列士革—貝列士古斯加夫人 (Mme Brechko-Brechkowskia)。

向上乃俄國國會院中各黨情勢之大概也。

一千九百零五年之革命。乃由 **社會革命** (即農民黨) 所發起。一千九百十七年之革命。乃由 **社會民主黨** (即工人黨) 所發起。社會民主黨中之過激派。利用農民之均田主義。而奪得農民黨之勢力。最要者爲此黨領袖傑凌斯幾首相之勢力是也。自一千九百十七年之後。上列政黨之情勢。亦因之多有變換。歌低黨則捨立憲民主之名。而以國民自由之名代之。以其君主既倒。不必言立憲也。

其他十月黨及國民黨。則取消而融合於歌低黨。於歌低黨中。復有一部分屬於舊帝黨者。

現今則屬於右派。大多數乃貴族及哥薩克 (Cosaques) 軍人。屬於中央派。乃農民黨。屬於左派。乃工人。知識社會。及少年之軍人等。

◎ 亞東之部

★ 中國時事

中國 政治界之空氣。南北兩方。成分不同。故雖有停戰議和之時機。然未必內鬨之事。可由此而了結。督軍李純召集兩方代表於南京。担任

調停。吾儕前期已敍及之矣。原李純前此承馮氏意。合與湖北江西兩督軍反對段祺瑞。及段氏被倒。而段派之各督軍會議於天津。馮氏又聽曹琨張懷芝等專以武力對待南方。又加以張懷芝倪嗣冲軍隊之南迫。李督遂生憤恨。欲與南方取同一之動作。一面備戰。先收中國銀行於監視之下。復下動令。又電拒張倪之軍。不許其假道浦口。自主之準備既成。遂對馮氏爲最後之警告。馮氏見此。思有以挽回之。又因王士珍現居首相。王氏素抱調和的政策。馮氏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停戰命令。而李純因此亦停止進行。再仁調人之責。然聞北方停戰命令。其內容對於南方所爭持之點。尙無誠意表示。而一面則軍隊照常進行。曹琨張懷芝之軍陸續南赴。故中國調和之局。恐又趨於險惡。從此復有戰事。亦未可知也。

在湖北荊襄方面。則黎天才石星川兩師長已宣佈獨立。聞石星川之先鋒隊已佔黃岡。而北兵則曹琨所派之第六旅。

已於京漢路南段嚴布防備。在南京則據西曆正月初十日之電。謂皖督倪嗣冲致電中央。力數蘇督李純之罪。並請政府驅除李純。而李純之軍隊。則聞亦與張懷芝軍隊相接夾。預備在浦口開戰。若是則浦口及漢口兩地。將不免發生戰鬪之禍矣。

現日觀中國之變局。已漸趨於長江方面。而西南方面。如雲南廣西。則無甚舉動。雲南唐總司令無亦以財政之支絀。故有息事甯人之意。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則現方對北京政府持夷猶之態度。惟粵東之龍濟光與莫榮新之對抗。可爲注意。近日龍氏於瓊崖。龍氏年來當兩廣礦務總辦。住兵海南。宣告就兩粵巡閱使之職。(由此職現陸榮廷方在任)派兵巡視兩廣。陸氏對龍氏此等舉動。外面幾若表示退讓之態度。(陸龍兩君有姻誼)惟陸之部將廣東督軍莫榮新反對甚力。龍氏派李品嘉由瓊州載兵往陽江上岸。莫督派海軍戰船遮襲捕獲龍氏連舶六隻。龍氏又於高州雷州兩地方佔據。粵政府則已派沈鴻英爲討龍第一軍司令。率兵十餘營。以抵禦龍軍云。

▲ 中國參預歐戰之間題

段祺瑞

雖辭閣政。然現日復在北京活躍。握一重要之機關。即充爲參戰局督辦之職是也。

聞仁段氏爲參戰局督辦之命令。已於上月發表。由北京政府擬將宴行參預歐戰之計畫。定先派一師前往歐西戰場。此事已確通知於住京協商系各公使。又一消息云。參戰督辦處。定於西曆正月元旦正式成立。設兩廳。即爲總務廳。參議廳。又分爲八科。以第一二三等科名之。

內容分軍務。軍寔作戰。經理。兵站。訓練。編輯。通牒報等。現在正由陸參兩部調用人員。統由段祺瑞自行組織。購買儲爲起運之準備。並擬規復積穀倉成法。一以備荒歉。一以供戰需。

又一消息云。中國政府現以遣兵赴法。事體重大。所有籌備運輸餉項各手續。均須切實研究。聞已派定唐寶朝中將爲委員長。與法國使署之軍事隨員。組織特別委員會。以便討論一切。

★ 日本辰事

▲ 日本西伯利亞出兵談
埠雖爲東清鐵道租借地。而領土主權固在中國。故要求中國出兵防護。聞北京政府已派奉天吉林兩省出兵。駐哈者約三千五百兵。然外間又有日本派兵赴哈之說。據日本某要人所敍。則大意謂西伯利亞之出兵問題。初非欲乘友邦之弱。而出於獲得領土之野心。係欲將日本僑胞救出窮境。確保日本所保證之東洋平和。純從警備的方針爲之。然現日既有中國爲領土主權之保障。則可由中國處理。若一旦中國防禦困難。日本有感於東洋局面之危險。辰。日本不得不以斷然之。心別爲適當之處置。此出兵一事。當採慎重之態度也。

▲ 東京第四十次之議會

聞前月二十七日。日本東京議院舉行第四十次議會開院式。是日有日本天皇臨場賜敕語。並守內首相及各國務大臣。皆出席於議院。聞此次會議。日本內閣先編制預算。毅然增稅。爲額至鉅。不知以此案提出於議院時。果得議院之贊成與否。使此案被國民之反對。而預算不能成立。則日本內閣前途。或有危險。亦未可知也。茲請略述日本政府財政上新計畫之要點如左。

運之進展。必求經費以圖產業之發達。教育之振興。以及交通機關之整備。(三)對於一般普通經費。力求撙節。準此方針。編成預算總數如左。

歲入。

經常部六四二、四〇〇千元。臨時部八〇、一〇〇千元。合計七二二、五〇〇千元。

歲出。

經常部四八八、一〇〇千元。臨時部二三四、四〇〇千元。合計七二二、五〇〇千元。

歲出中最重要者。即海陸軍軍費。海軍六年度之繼續事業。

總額三百兆五十四萬八千元。今年二十五兆四十四萬八千元。據此章程。

則定製造左之各艦式。

最新式大巡洋艦二隻。中等巡洋艦三隻。大驅逐艦十一隻。小驅逐艦十三隻。潛艇四十八隻。

此章程乃增附前期議會既通過之章程。緣前此之章程。定製造鐵艦八隻。戰闘巡洋艦四隻。約以一千九百二十三至一千九百二十四兩年製成。今又復增有此章程。則此後日本復有一艦隊。其軍力爲鐵艦八隻。大戰闘巡洋艦六隻云。雖然屬於海戰各軍事家。猶以此等章程未爲滿意。或此後再行增加未可知也。海軍預算。復懸出一額五兆八十五萬元。以組成海軍用之飛艇一隊。此額分爲四年度。今年度定支出一兆五十八萬元。又懸一額二十九兆二十一萬七千元。以擴張海軍之各製造廠。此額分爲六年度。今年度定支出六兆五十九萬三千元。又懸一額一兆十九萬六千元。以修設一海軍用之無線電一場所。此額分爲三年度。今年度定支出三十九萬八千元。

屬於陸軍之預算。則預定十八年度之繼續事業爲一百八十兆。定今年支出九兆四十五萬四千元。以爲修整軍械之用。其他關重各額。一擴張製鐵各廠之費二十七兆四十七萬七千元。分爲三年度。今年度支出十一兆五十八萬一千元。一修整自東京至朝鮮韓城之各電報線之費。分爲二年度。預定爲七十一萬二千元。

國用既膨脹。於是不得不增稅。而增稅之主義則在乎使下級人民輕減其負擔。而使全國負擔趨於均衡。以助社會健全之發達爲要。增稅之要項如左。(1)所得稅。(2)酒稅。(3)自用醬油稅。(4)織物消費稅。(5)糖之消費稅。(6)清涼飲料消費稅。(7)以上六項改正後廢除通行稅。及石油消費稅。(8)戰辰利得稅。(9)專賣益金。(10)增加郵費。由來日本於今年以後財政上所生之餘裕。約達一億五千萬元以上。

「日本以萬萬元爲一億。」

此次之企圖增收一億五千萬元之額。除日俄戰役外。未有如今日之增收者。夫戰辰國用之浩大。不足爲奇。若夫平辰而增收達到此數。誠爲日本財政上空前之舉也。

寺內內閣此等增稅之案。朝野上下。議論不一。持反對之說。則謂當節省政費以寬民之負擔。持贊成之說。則謂際世界之變局。凡軍事國計。當有鉅款。足以供應各要政。然此案之成就與否。則寔關於今次議會之贊同與否。若增稅案果得兩院通過。則今後日本擁龐大之海陸軍。其兵力之厚。迥非昔比矣。

● 國內之部

▲ 全權大人對於國債款之申謝辭。

西曆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權沙露大人。有過客于東洋圻轄內之各行政首憲。深

感謝保護人民對於法國之忠誠。今茲國債之募集可達四十八兆佛蘭。比與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兩年之募集。尤爲超越。本誌請略敍其申謝辭之一二語。以與我民知者。大人謂以茲期募集國債之數而觀。則寔難以言辭描寫。我亞東第一法國之人民之愛國心。旣丁甯一念。與我母國同希望戰勝之局。然則祈我諸圻轄內各首憲。宜以母國感許。心語。而鄭重宣告於本地人民之全體。以其此感謝語。乃大法國全體國民之公言也。大人復謂大人旣幸得享此榮譽。而深贊各首憲能盡心協力。以鼓勵捐募之義舉。則大人對於本地人民又深感服。以其此次應義之踴躍。寔初意不及料也。自三年來。戰爭之情況每劇烈。則經濟之負擔愈繁重。然人人赴義之誠。未嘗少懈。無貴無賤。凡稍有資本者。皆乘此機會。以盡輸助之誠。甚至有匿名以捐款者。嗟乎此等人物。何異於歐洲沙場上以性命爲犧牲之諸戰士。而爲一無名之英雄哉。此可見凡百之勢力人心志氣。都一時萃集。以表白東洋人民聯合之義士也。農也工也商也。以至於官吏也。兵丁也。都見精神上吸感博愛之慈心。而各各相維繫相結合。已形成一鐵質之結晶體。以與日耳曼之侵掠主義相反對。而今日捐募之舉。誠足示東洋人報恩於大法之痕跡。使大法得有所慰心。而私念曰。凡我能施恩。則人未嘗我負也。最喜大人

又云。大人與各首憲。宜竭力經營。使東洋前途之進步。以酬答人民好意。若是。則吾民進步之前途。其必因政府之感念。而得以希

望幸福乎。吾儕且拭目觀之。

▲今年北圻轄內之預算表。

(支消簿)——預算分爲兩層。公預算即東洋全轄之預算是也。地方預算即每圻轄內之預算

是也。左之所敍即屬於北圻之私預算表而又僅屬於此預算表內之經濟及公益各款。

吾儕宜知凡北圻每年之收入不足以供應各支出之款。故於欠缺之數常以公預算款附給之。如本年此附給款則達於

五十八萬二百一十六元云。

炤表內第二十章屬於工政局之各員職及司屬之餉銀

五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元。(此數多於前年。因今年工政局又增加

安南參辦之額云。)

第二十一章屬於道路橋梁之費七十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元。(此款乃計公道路之費。省內之道路則又屬於各省私預算。)

第二十二章屬於北圻年內之治水費三十萬一千五百元。(此數內摘一萬五千爲試驗款。十五萬四千六百元爲修整各河堤。十萬六千九百元爲浚河費。二萬五千元爲各省蒞之水喉費。)此三十萬之數乃爲北圻所擔任。以此數合計與公預算內之治水款

則治水費達於九十萬九千元云。

第二十三章屬於安南官之營署構造修補費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六十元。此數之外政府又摘取儲備國庫中之二十萬元以

附益之。其間屬於安南官營署之修補費十二萬五千元。各市之修補費二萬四千六百元。保護中學堂之擴張費四萬八千元。

第二十四章屬於工政之各零費十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元。

第二十五章屬於海口之經營費二十二萬八千六十七元。此款中圻亦預有充分利益。故中圻預算須附給六萬元云。

現下政府方注重海防港口之修理。故已摘公預算表附給於北圻五十一萬二千元以浚廣肇海口三萬元以浚廣禁口。^{ca}。二萬四千元以爲此海口修補之費。四萬五千四百三十元以爲下里河岸修補之費。二萬二千元以爲增浚下里河之費。又預定四千九百

屬於堤政則公預算又附給北圻各款如左。五萬元以築高山西河堤。六萬元以築高底江左岸河堤。十二萬三千元以修補參市 (Sâm-thị) (譯音) 及古遼之堤。又預定三十萬元之款。以設決水之地溝道。(然據本誌上敍之治水問題。則此款可利用之為引水開口之費。) 其他屬於底江工程。則公預算表既編為兩款。一為十四萬元。一為二十二萬元。以修補廣承及段尾線之河道。若夫被水勢所壞蝕之堤道。宜修補堅固。故預定左之四款。一款一千八百元以修補月德 (Duong) 河橋。一款一萬元以砌築河內河堤。一款二萬五千元以修興安省之各江岸。一款一萬五千元以修山西省之江岸。

其鑿通水道之費。則預定八千元。其買機器以開運河。

(song Lach) 之費。則預定十萬元。

總共公預算附給北圻之各款為九十萬九千元。

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屬於耕農商買局之經費。

各員職俸餉為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三元。各事宜之費 (如擴張宣光安沛白鶴北江府里各地之養蠶室及在河內農商院內之費者) 九萬六千五百九十六元。又摘九萬五百九十九元買各貨項產物之模式。以寄列于大法之市會。

第二十八二十九章屬於檢林經費。

各員職及從事者之餉俸為十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三元。其他各費三萬二千八百六十元。

第三十三十一章屬於獸醫經費。

各員職及從事者之餉俸六萬九千二百七十四元。其他各費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六元。

第三十三十三章屬於醫院之經費。

如醫院藥料西醫生南醫生及接生婦之餉俸為二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七元。各醫院之支費及買藥款為三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三元。

第三十四三十五章屬於試驗及衛生各所之經費。

各員職餉俸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元。各事支費一萬八千六百元。

第三十六三十七章屬於學政之經費。

各職員之餉俸五十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各事支費八萬四千七百十八元。

此以上特不過略計北圻一千九百十八年預算表之正款已耳。其他附款猶多不可盡述。姑從略云。

▲ 關於修民律之手續

皇越新律已奉

諭施行於北圻矣。然施行纔有四部。法院編制。民事商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刑律。若夫

因此故我 皇上暨全權大臣。已委定一民律委員會以從事起草。此會以東洋司法院長爲委員長。近日東洋司法院長有呈達一咨文于機密院內敍屬於民律委員會之要件。試譯出如左。

『東洋司法院長敬咨呈 京中機密院列位大臣斗炤。

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全權大臣已得 皇上之同意。委鄙職爲起草民律委員會委員長。這會之組織。經奉 朝廷委出大臣三位爲之代表以協同會議。

鄙職請附釘左一表。這表已計開各目錄關於本處民律之要件。務能編成有次序有準的之詳明民律一部者。祈貴院以此表轉交于委員會列位閣下爲望。本會列位閣下亦已曉然保護政府整頓民律之主意。原非敢違反乎。朝廷之典章。或有破壞夫本國最尊重之制度及風俗。亦非敢以不適於國俗之新條律而強加於 貴國之法典上。

今茲修正之場合。只宜參考舊有之國律。如皇越律例及會典各部。摘取其屬於民事（即戶事）現可施行之各款。若何歛舊律無成文。則宜求之於俗例中。審其間有可訂之爲通行之國律。而不悖於民俗者。緣是鄙人竊想列位閣下參預本委員會之任務。乃在乎以自己之閱歷才。及對於國律上完全之見地。而贊助本會之偉績。

列位閣下對於此舉之特別注意。此固然事。鄙職何敢贅爲勸告。但祈列位閣下參炤鄙職左列之條目。俾便於辦事。若有懷疑處。可以時書質。鄙職即行答復。

(一) 凡已經擬定之一條律。後不得以同一之律意。複演出其他律文。一條款只宜敍於一處。要擇其適宜場合者以訂入。

(二) 律文宜簡易明白。

(三) 宜訂成通用之條律。如相同之事故。可以推類而審判者。則不必各設別條。只訂一總則爲已足。

(四) 最後宜注意者。修正民律不可涉及刑律之範圍。

列位閣下或者宜參考七月十六日 皇上已宣佈於北圻之刑律一部。而體認其屬於刑律之各條款。俾編民律時得知所避。以免複雜。

列位試察左列之事件。則了然於民律與刑律之分別。刑律者乃因立法家已定限制之各款。須有刑律以護守之也。故凡違此限制者。則炤刑律中所定屬於各款之刑罰而懲處之。民律者乃定屬於一社會中各人交接之場合。間有關於家族財產。商買云者。由有此規則之制定。然後於兩造登

訴時審判官可以憑此而判曲直。其理直者則當得法律之保護。質而言之則得認之爲有正當之權利也。其理曲者則昭律或至於賠款或至於償還。或至被排斥其不公之要求而復擔受訟事之費損者。此乃對於敗訴者之罰款也。通常則屬於民事之罰款。若是爲已足。

鄙職請舉一事。如以同一之事件。同一之當事人。而又於同一辰期間。干犯民律與刑律之結擬。以爲民律刑律相分別之證。

譬如一私民向某商問債一巨款。而呈出假根據證紙。以使債主之見信。彼復以假名署入債契內。若是則彼正干犯欺騙之罪。迨債期到限。而彼不能還債。則煥刑律中騙取及假僞之律(第一百七十一條)。問以罰監。然煥從民律。則彼又當還債並賠費款於債主。若彼於獄中身死。則屬於刑律之罰款得取消。而屬於民律之債款。則彼之承嗣人又當担受。故當承嗣人認彼死者之遺產之時期中。債主可以索問原債。

北圻之刑律經已編成。則現今要當編就民律。使轄內新律之施行。得以完備。

南

苟新律之改定未能完全。則於當事人起訴時。各審判官對於非屬刑律之規條。不得不從舊律新律中搜求。其考究頗爲困難。如是無乃爲人民之難弊害。總之本會所趨向之主的。在乎刊定有次序之安南新律。使學律之士易於研究。奉法之審判官易於查求。及各當事人得知法以便於遵守。輒此祈本會列位閣下。凡已草就何章節。宜隨辰逐次抄錄付送到鄙處。得便憑辨爲望。

司法院長 提冽詞黎

